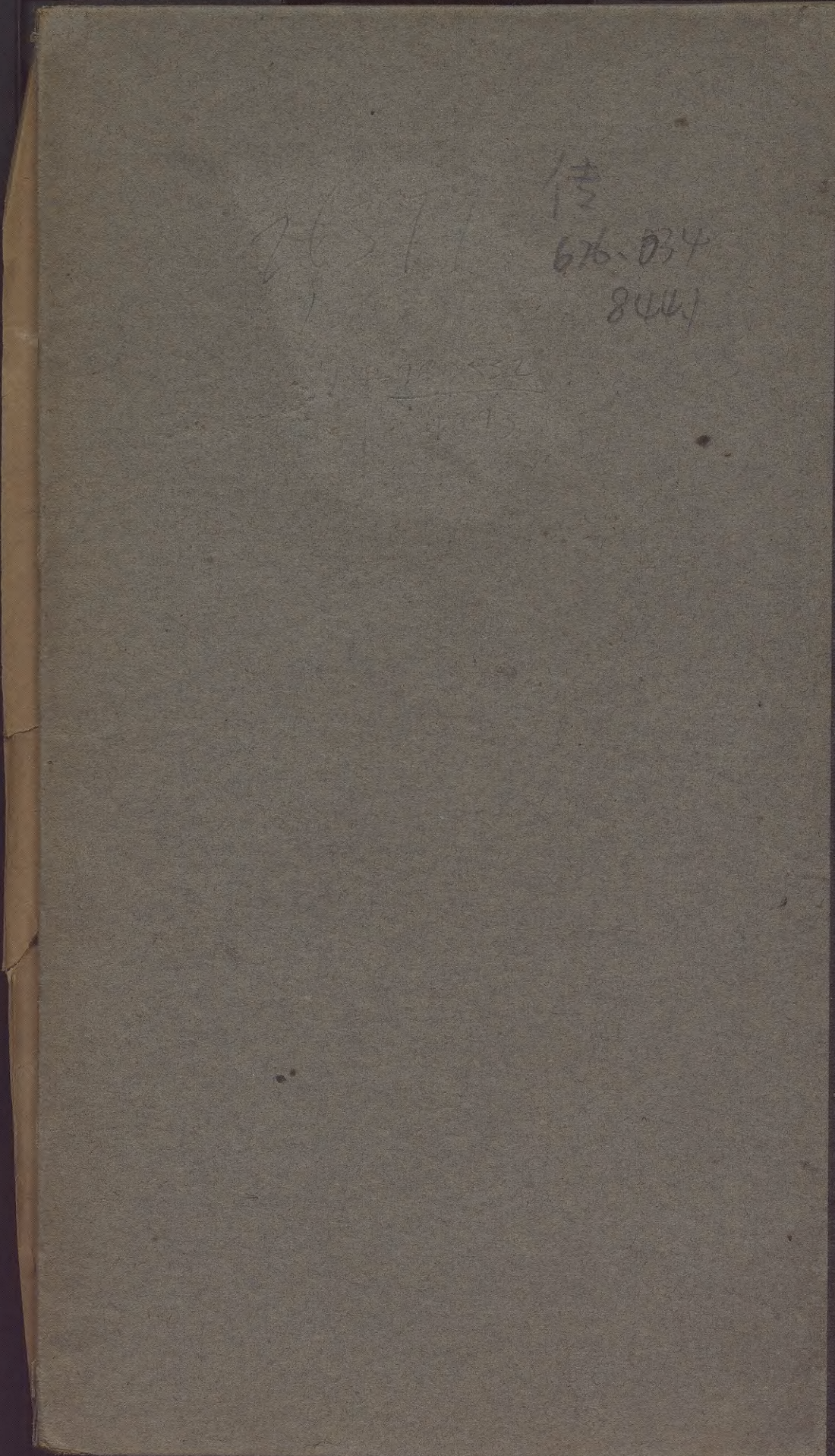


cen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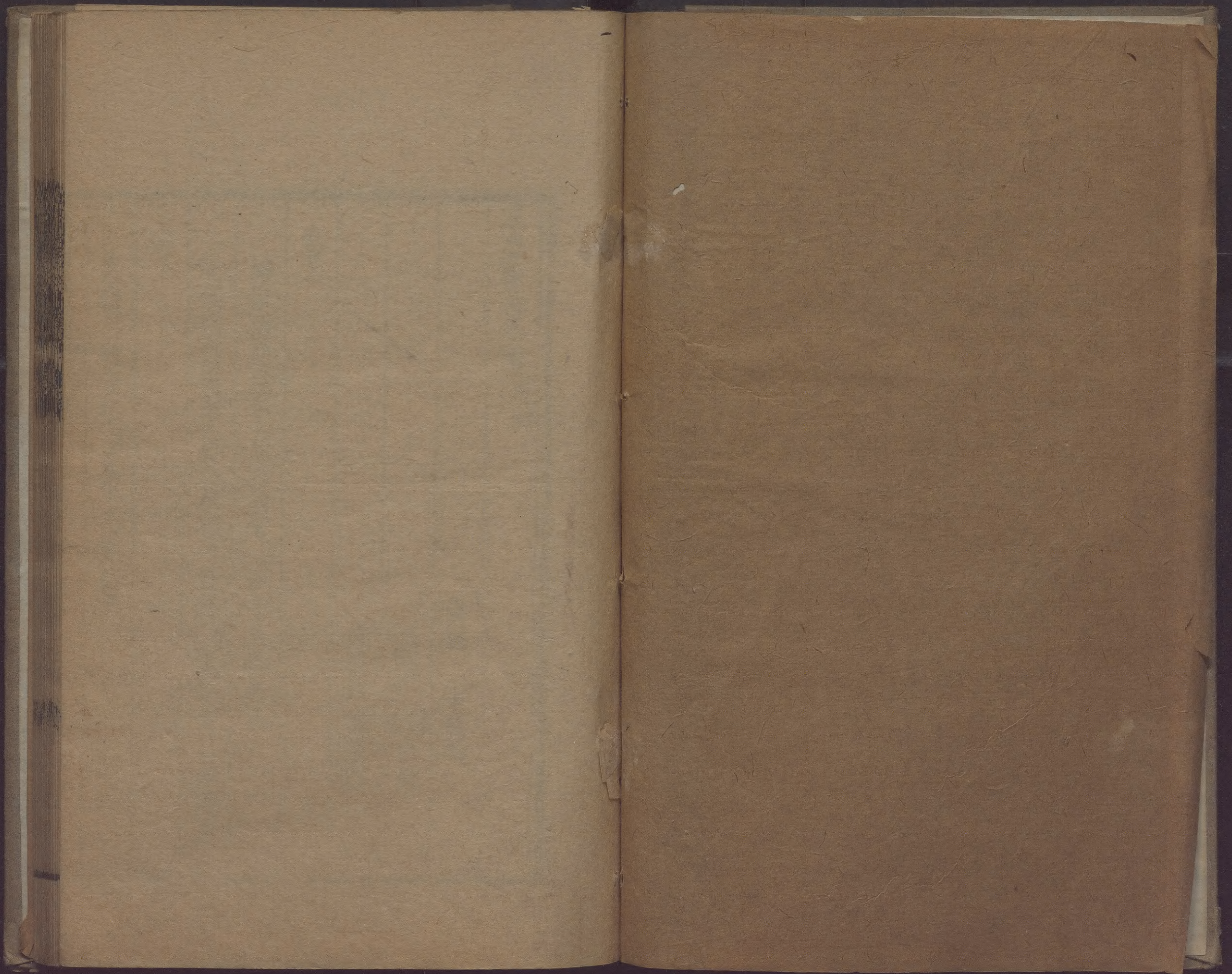
傳
676-034
8000

Kodak Color Control Datchhos

函 1 册 書号 13635

左忠毅公年譜

26377 #920,532
4093



左忠毅公年譜 目錄



曾孫 宰敬輯

元孫 世帶 全校

族裔輝春重刊

卷上

神宗萬曆三年乙亥公生 至 四十八年庚申

光宗泰昌元年自八月初一日起 至 本年十二月終止

卷下

熹宗天啟元年 至 五年乙丑公卒

左忠毅公年譜

世系

一世祖 諱傳

自涇縣分支

二世 諱代一

為遷桐始祖

三世 諱廷獻

生子二長一長二

四世 諱長二

生子二素袁

五世 諱袁

生子四洪清澄濬

六世 諱永忠

七世 諱濬

八世 諱麒

生子四麒麟鸞鳳

生子三輔軒軫

九世 諱軫

十世 諱出穎

誥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生子四出右出第出震出穎

庠生誥封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崇祀鄉賢 生子九光霽光朝光前光啟光斗光裕光先光明光彌

十一世 諱光斗

萬厯庚子鄉魁丁未會魁

歷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諡忠毅予祭葬賜蔭奉旨建祠春秋致祭崇祀名宦鄉賢 生子四國柱國棟國林國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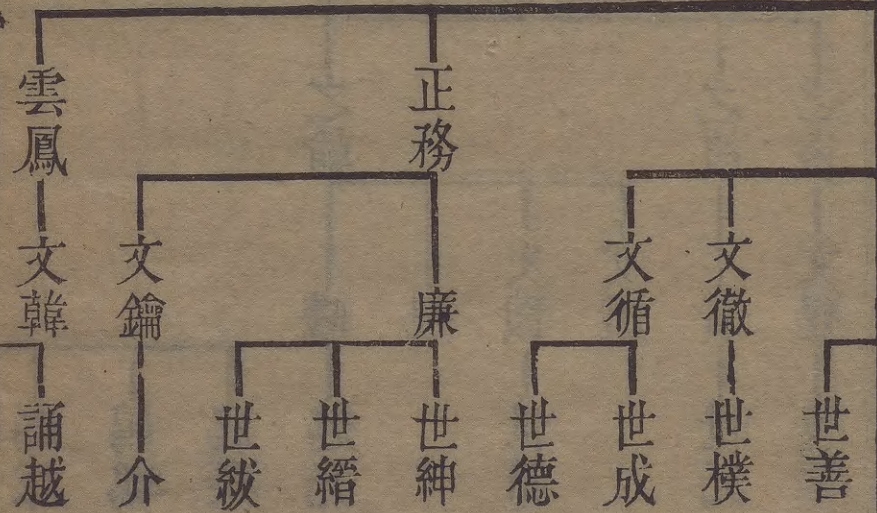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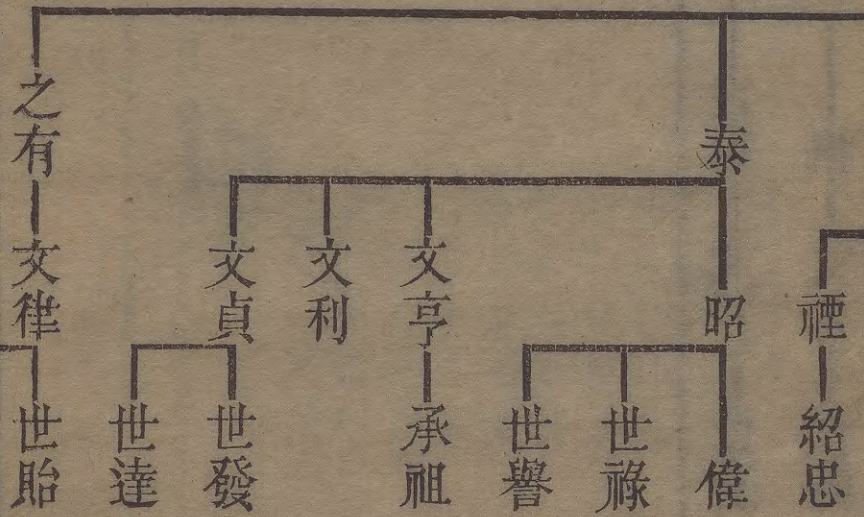
國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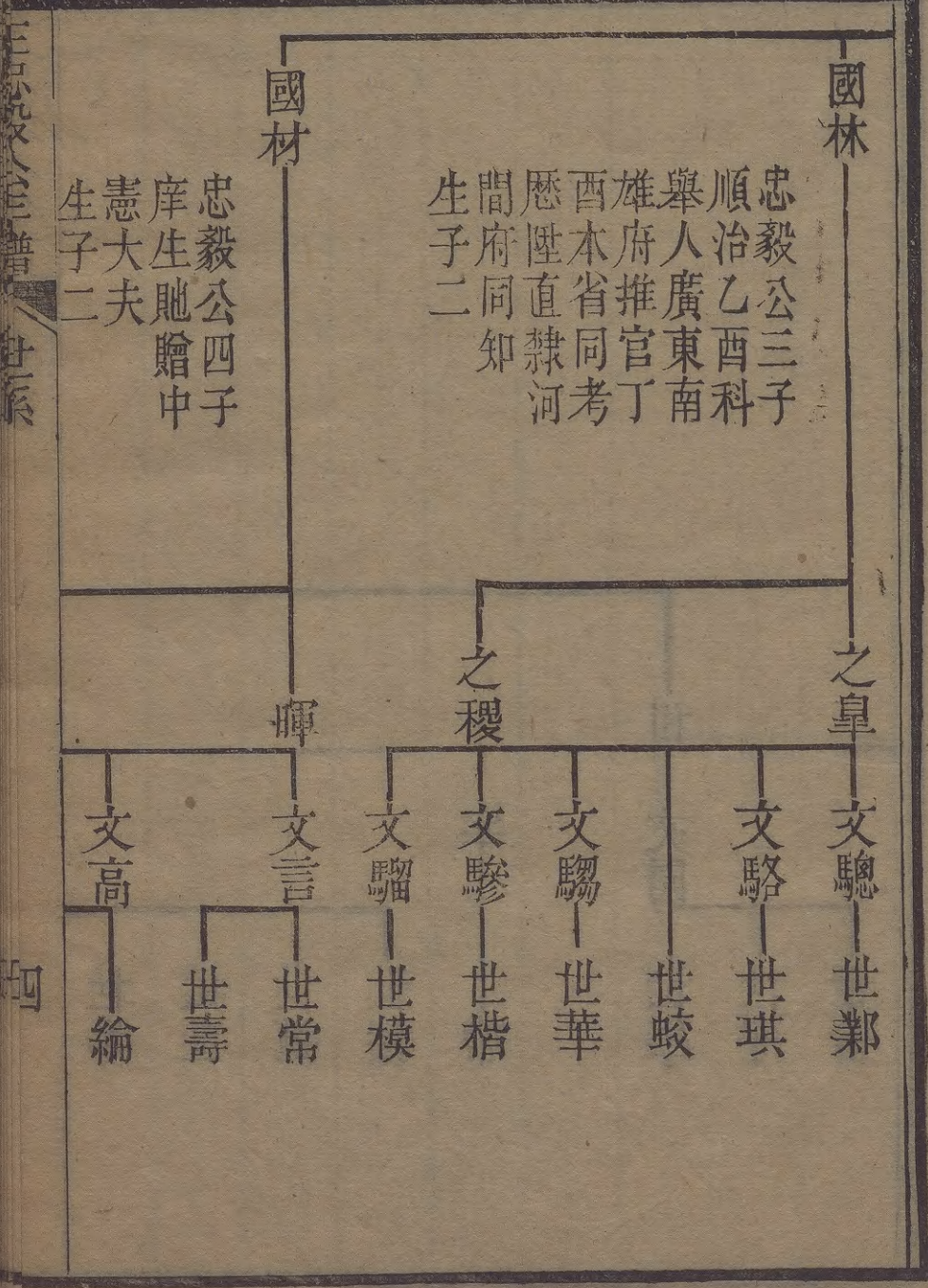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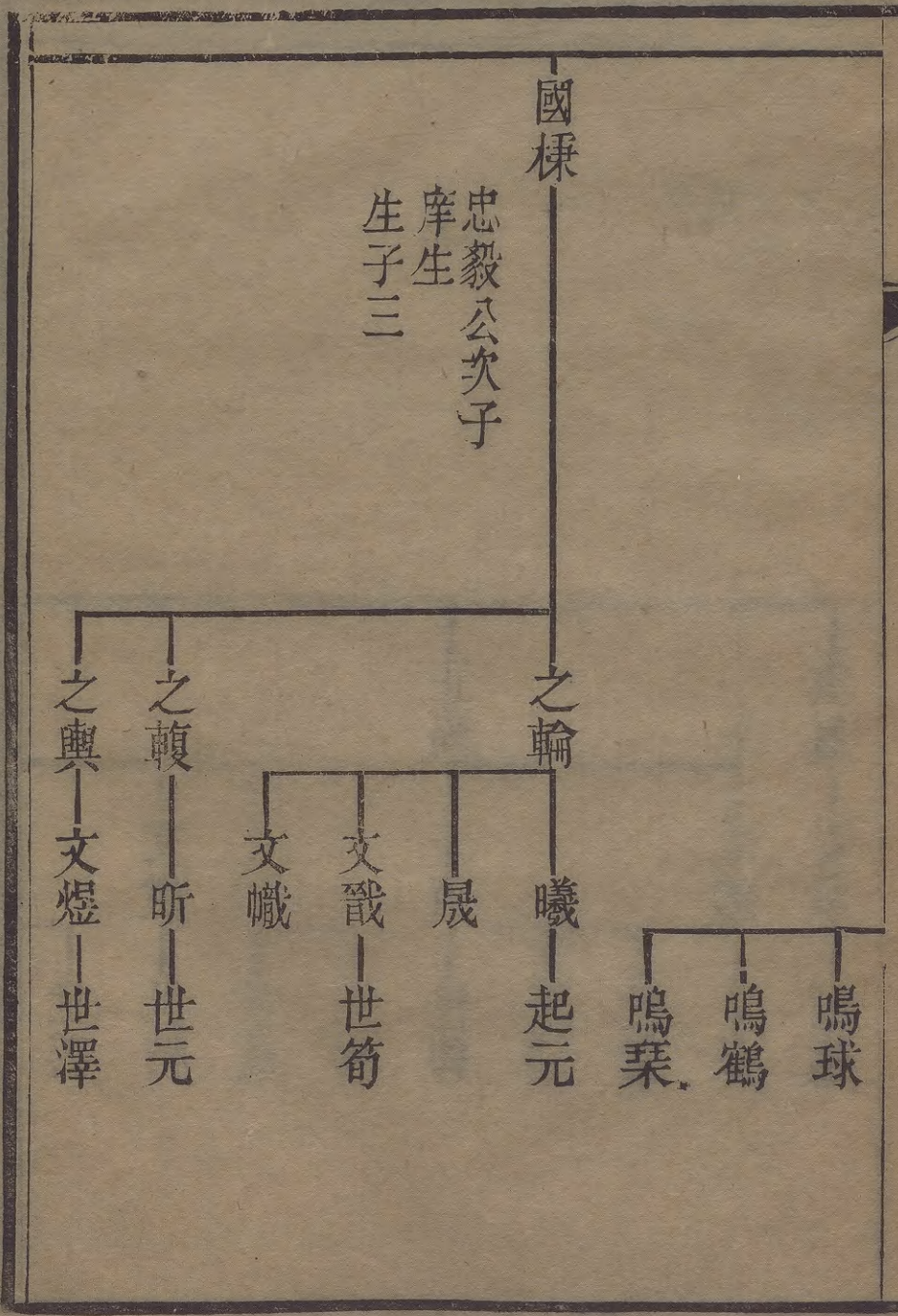
之乾—文芹—世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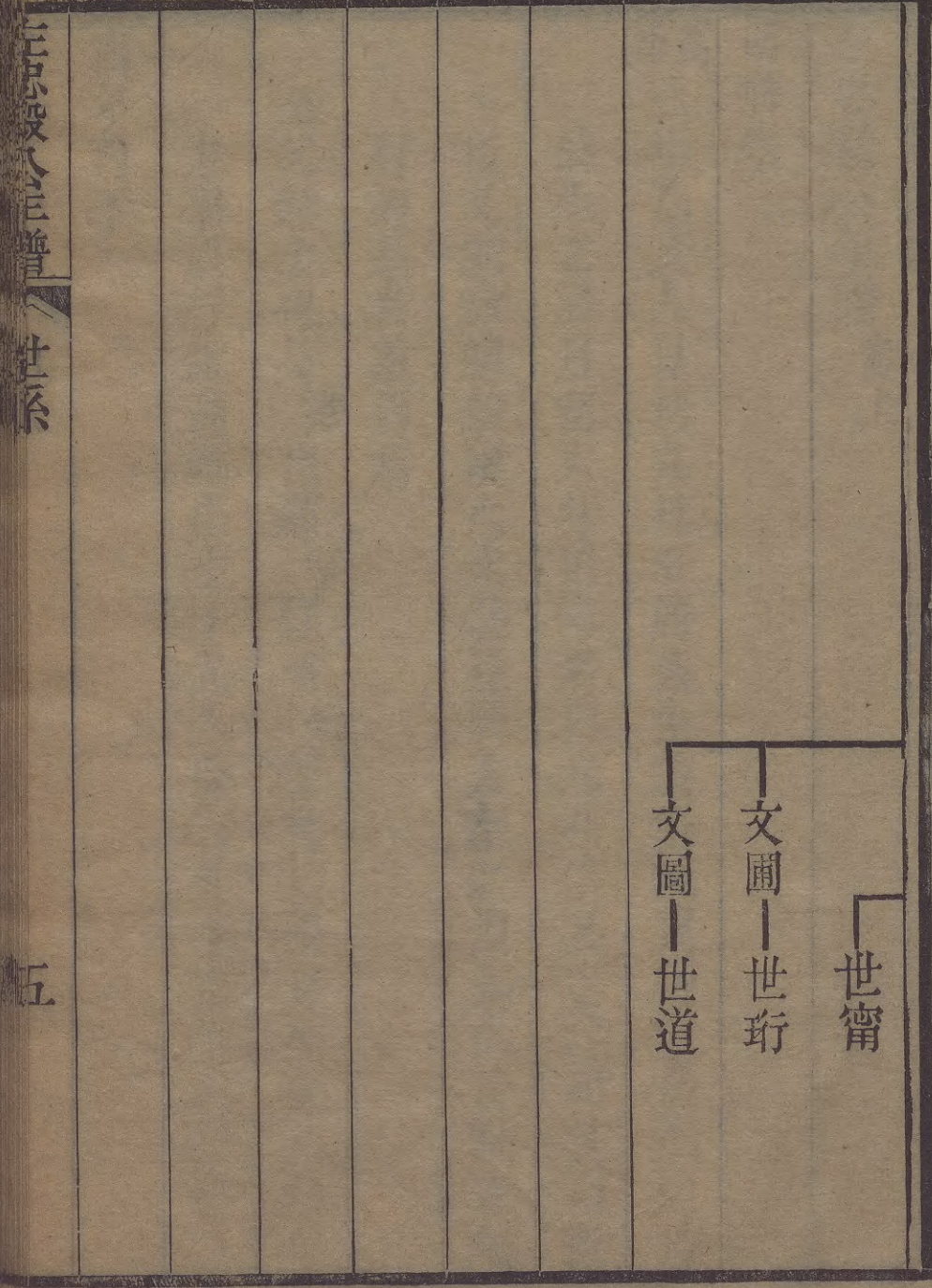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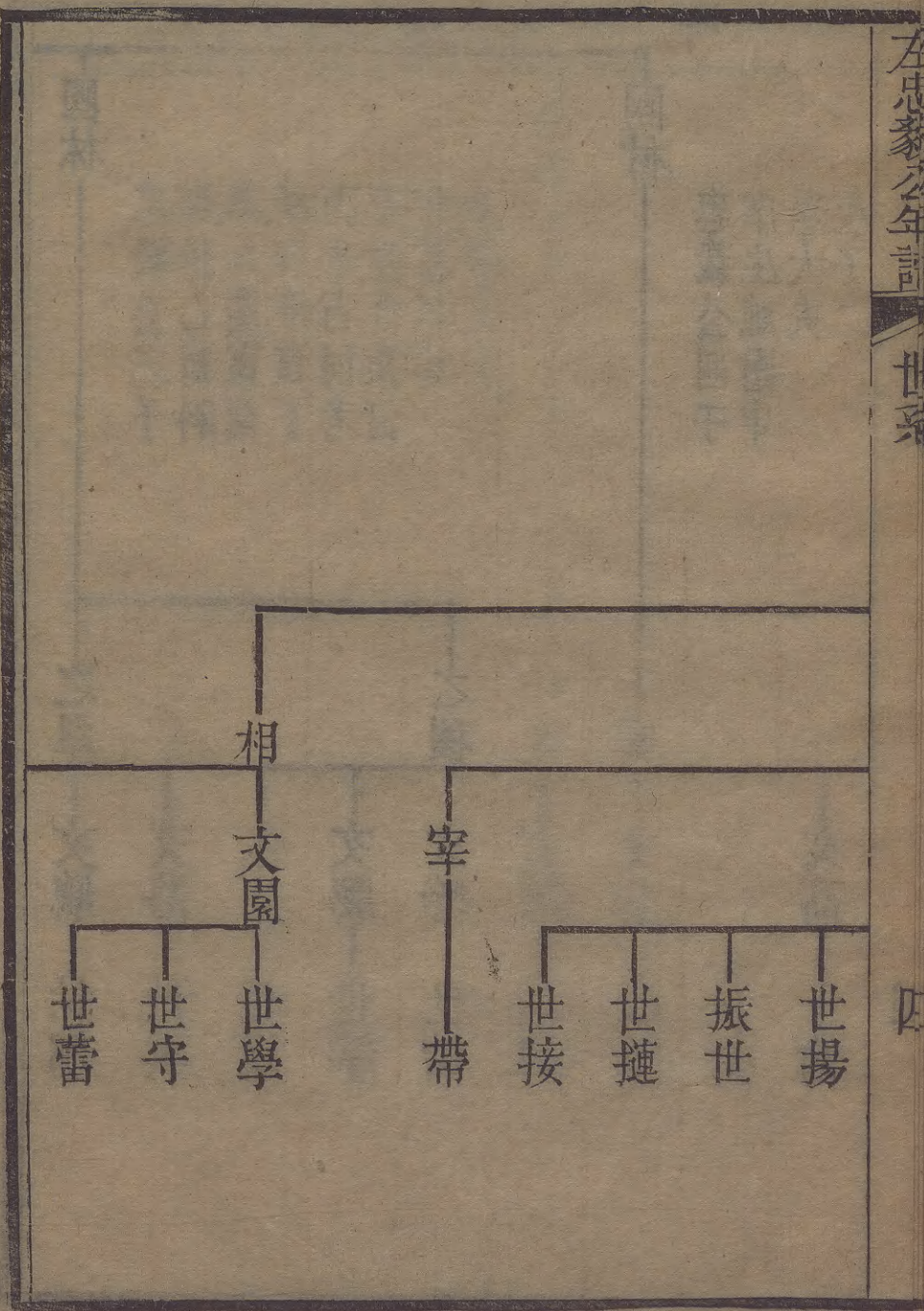
忠毅公長子崇禎乙卯科

振—文苑—世間

副榜浙江湖州府武康縣知縣甲申行取生子六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上

明神宗

萬曆三年乙亥九月初九日丑時公生於桐城東鄉之居第○按

公生之辰月當大斗因命名曰光斗字其之浮邱其自號

也又號滄嶼始誕火光繞屋隣人望之以爲火災救輒無

有如是者數四焉

公父封少保公諱出穎字逢時號碧衢○按封少保公潛修

力學以行誼高鄉里生子九人時有九龍之目公行五

四年丙子

五年丁丑

六年戊寅

七年己卯

八年庚辰公六歲

始就塾師○按公生而岐嶷開卷數十行目之所過無留同

館有侮之者緘寸楮訴師已井井成文間取諸年長講義

點閱封少保竊見以為妄取視筆筆無誤心器之而終以

為非穉子所宜治具語其師曰吾祖難當公諱匡正初封忠順王加封

忠勇王佐唐封王廟食於涇長二公美鬚髯國初徙桐保障

一方所全活無算大父父世多隱德後有達者其應在此

兒乎但一虞躍冶便元氣盡矣向後須尋過誤扑繩之此

究竟受用也

九年辛巳

十年壬午

十一年癸未公九歲

能屬文○按是年歲大饑家以粥自贍公遂作粥賦又嘗隨

封少保課耕命作破題公答曰播厥百穀王道之始也鄉

人至今以為美談

十二年甲申

十三年乙酉

十四年丙戌

十五年丁亥

十六年戊子公十四歲

漸有文名○按窗前有麥一莖三穗公草瑞麥賦上太守趙

公諱壽祖太守調之曰此麥北方常有公應聲曰北常有

則常南不常有則瑞矣太守聳然異之問汝能文乎曰能

命二題頃刻立就無何督學校士拔之入院數奇封少保

益為延名師課讀

十七年己丑

十八年庚寅

十九年辛卯

二十年壬辰

二十一年癸巳公十九歲

縣試冠軍○按督學江右饒公諱□□歲校縣中尊黎公諱

道炤時奉行取猶領試事拔冠軍太守徐公諱民式更益

獎賞見院卷撫掌曰首錄無疑已復不售則率六縣三廳

再四懇之督學乃搜原卷亦稱其奇許其大有濟而惜其留良焉

二十二年甲午公二十歲

館於鄉副憲戴公宅○按公性拓落好購奇書不計直每讀

忠孝節義傳記臨卧朗誦一過鄉副憲戴公諱完延而賓

之與其子若孫下帷三年脉脉有得

二十三年乙未

二十四年丙申公二十二歲

補博士弟子員○按督學陳公諱子貞既發落知為前邑侯

首披取其卷復閱曰爽氣清健應無留行自是每試高等

矣公嘗自謂兄弟九人予一身上擔四兄後擔四弟何以

釋然而無憾封少保以歲擇師束脩不下數十金家益落

前此攻苦無大就後此齟齬如諸弟輩公身任之所夕訓

解為諸弟輩疊疊忘倦

二十五年丁酉公二十三歲

應直隸應天鄉試○按是年大校陳公優掄冀得一當以寬

父母憂乃不售而歸

娶周氏夫人○按夫人為母黨周公諱時興字起吾女萬歷

八年□月□□日生年十八歸於公善事舅姑克修婦道
以賢淑稱公是時課諸弟等益力遙收一二生徒資弟輩
筆墨每語人曰貧家無樂事率諸弟作文見其各成一菽
便欣然忘寢大約三六九是吾適志之日也

二十六年戊戌

二十七年己亥

二十八年庚子公二十六歲

舉直隸應天鄉試○初學使者陳公再任仍拔高等多士將
大比公飲隣家夜歸與諸弟輩見屋上火光燭天則暗喜

秋果舉鄉試第十一名與戴公兩孫同榜○按公本房師

浮梁陳公

諱

大綬也初謁勉之自樹卻紅柬不受謂今日

行事之儉卽異日居官之清不從此立定脚跟後便無措
手處公奉教唯唯益圖所以自勵焉

二十九年辛丑公二十七歲

會試不第歸里

三十年壬寅

三十一年癸卯

三十二年甲辰公三十歲

會試復不第○按公兩下第歸益以課諸弟爲業館穀衣履不累封少保惟以兄而兼行父師之事又貧甚費米以斗計不給則下周夫人釵簪佐之夫人亦無怨言封少保封夫人不安厥心謂諸弟輩何以無負兄嫂也

三十三年乙巳公三十一歲

周氏夫人卒

三十四年丙午公三十二歲

繼娶戴氏夫人○按夫人爲鄉副憲戴公諱完孫女諱君祐

字蓮峰女萬曆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生年二十一歸於

公其賢淑與周夫人同供應諸弟輩有加維諸弟輩幼躋躋往返類公少年時每蹶輒泣下爲親老也凡進試之日公必夜具衣冠焚香拜家廟日中及暮皆如之雖遠不輟

九月長子國柱生

三十五年丁未公三十三歲

春登王士俊榜進士○按公會試仍魁十一名爲李公諱允

昌房首兩榜文膾炙人口

廷試三甲九十一名賜同進士出身

十月拜內閣中書舍人○按公自矢清白嘗署聯於京邸曰

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其與張公懷卿書云某十月例
得中翰職聞此官頗閒而冷閒可藏拙冷則吾素也引分
營職可幸無戾又有書答同鄉廷尉方公魯岳畧曰人臣
精白乃心靖共爾位何官不可致身豈必金馬纜堪托足
哉觀此二書公之居官立身已可概見矣○公通籍後志
接引人材士有文行輒賓禮之延譽於朝不令知多所成
就

三十六年戊申公三十四歲

奉差封益府○按是年本縣大水族人嗷嗷封少保爲愀然

不憚公時奉差過里門稱貸買麥賑三黨老弱壯者給微
貲俾無失所更倡義畫策與邑令同心拯救多賴保聚

三十七年己酉

三十八年庚戌

三十九年辛亥公三十七歲

奉差祭葬奉新蔡太宰○按公兩奉使絕餽遺不入是歲復
大水糶麥設法賑之如前或以爲非窮官所辦公毅然曰
不記十六十七年游饑吾父穉稜荒洲母嚙指數米薄粥
強捱兒女皆菜色而親屬待舉火者尙數十餘家死爲具

棺殮無怠容豈吾有一官而難之言者謝不敏先是周岳翁家固饒艱於子嗣晚年置側室生子數齡族人覬覦之伺翁卽世大構獄訟託人以半產啗公公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入吾耳哉力白之當事寸土尺木悉入印冊付遺孤更爲延師教育俾至成立後史公可法督師揚州

薦爲監軍道 周公諱岐 字農夫

四十年壬子公三十八歲

娶側室袁氏宜人○按宜人爲儀徵縣生員袁公 諱孟新女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正月初七日生年十四歸於公有中

饋才從公于官經理內外無不當後公被璫禍卒於獄宜八年二十七歲閉戶自經家人解救時璫虐方熾坐贓寃比斥鬻田廬不足復繫國柱等於獄患難之中饑寒交迫仰事俯育唯宜人以織紉資之昭雪後躬親炊汲封少保封夫人嘉其賢命國柱國棟事之如母舅姑歿喪葬盡禮桐邑民變二子奉宜人避亂金陵每日間一舉火而晝荻之訓未嘗暫輟子國林國材文章氣節名重海內皆母教也苦節四十五年壽七十二終 事蹟詳郡志節孝錄

四十一年癸丑

擢御史臺候命歸里○按公候命七年強半依膝下性好山水契李伯時兄弟意致卜築龍眠爲諸弟輩書室手扁其外曰此處有伏龍鳳雛閒蹤往勝離城可四十里得古華巖刹址卽李龍眠與蘇黃諸名賢往還唱和處圯廢旣久麋鹿穴居薙刈不移時構茅舍數椽種竹樹偶偕弟輩休息其間縱談今古謂元祐去亂法不去亂人畢竟是錯李綱於高宗和議上疏極諫皆爭事而不知爭人事之失只是一事人則胎禍無窮故百年之計無如樹人况吏兵二部用人之人尤爲喫緊因於篋中取人材錄一帙指示某

處有某人某相材某將畧某第一流某稍次暗識圈點曰吾居官十數年精神全用在此雖多未識面而已可備朝廷緩急之用矣又謂吾在京久靜觀官府鈎連魍魎晝現始以小人之奧託於婦寺繼以婦寺之禍釀爲兵戎凝陰感召寢費收拾而本症從一念穢濁始吾徵品主清未有女子不貞而可議四德者凡此要言悉徵學問知其爲國擊奸非由氣激者矣

四十二年甲寅

四十三年乙卯

四十四年丙辰

五月次子國棟生

四十五年丁巳

二月三子國林生

四十六年戊午

四十七年己未公四十五歲

授浙江道監察御史

疏請御朝○按神宗在位不視朝者三十餘年諸臣先後奏請不允公入告之初疏請刻日御門早定大計疏上果即

日御門朝野中外踴躍歡呼而公之直聲自此傾動海內

矣

四十八年庚申公四十六歲

是年自八月初一日起十二月止為泰昌元年

二月四子國材生

疏定主爵文載本集

疏叅大司馬新舊平章文載本集

巡視中城○按公首拏銓胥金鼎臣繆榘等送法司搜獲假印七十餘顆偽印文卷一百零九扇假官百餘名銓竇為之一清疏載本集

帶管西北城○按是時有坊官奉要人意當暑繫無辜者二人絕其食公手批釋之得不死

欽差直隸印馬屯田監察御史○按公之領屯差也以爲足餉無過屯田屯田無過水利疏入詔悉允行水利大興後鄒公諱元標還朝津門詵曰三十年前京都不知稻草爲何物今徧地耶左公力也○時逆璫魏忠賢劉朝等矯東朝令旨索世廟戚畹絕莊脅以必從公封還不啟曰尺地皆殿下有御史奉命巡田安敢私授諸璫忿忿去復說巨璫陳登奪十三場子粒公特疏糾之得旨蠲除自是諸奸

始側目公矣

七月□□日神宗崩○先是神宗疾不食且半月皇太子未得見兵部給事中楊公漣偕諸給事御史走謁大學士方從哲公趣從哲問安從哲以爲帝諱疾卽問左右不敢傳又謂從哲當宿闈中復以無故事爲辭越二日始率廷臣入問疾及帝疾革太子尙躊躇宮門外公與楊公遣人語東宮伴讀王安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薄暮始還太子深納之無何神宗崩

光宗

泰昌元年

疏請移宮文載本集 畧見後

移宮始末

曾孫宰敬述

八月初一日丙午泰昌卽位是爲光宗

先大王父與諸臣侍班近瞻天顏無病容也

初四日上不豫

長安喧傳某日鄭貴妃進姬侍八人上遂疾

初六日廷議枚卜

先大王父有請復祖宗之舊制以光枚卜之盛典疏

初八日上病甚

十一日固欲出見羣臣神色委頓

時鄭貴妃侍側命內醫崔文昇投以下利劑上一晝夜三四十起支離牀褥間而鄭以視疾爲名據乾清宮與上所寵李選侍相結鄭爲選侍請皇后封李亦請封貴妃爲皇太后是日邀有封太后旨諭內閣方從哲發禮部少宗伯孫如游疏請收成命時兵科楊公署禮科擬上疏論列會僕少徐養量謂上旣不豫李鄭交固左右前後皆兩家私人不見周掌科一二語隱侵及之若非天心轉圜周禍不

測矣君無徒取死且前旨未見邸傳宮禁事無妄言乃止
十四日郭王二皇親遍謁臺省泣訴宮禁危狀

二皇親從宮中問安出謂上病勢必不起文昇藥故也非
誤也鄭與李交甚固日在帝左右一圖太后一圖后其免
皇長子附已看承包藏禍心此時兩婦蓋環弄兩朝於股
掌之中諸宮侍俱不得近并皇長子時亦向人泣謂父皇
素固健甚今被諸奴捉弄如此奈何諸臣聞其語憂甚而
上果趣禮部封鄭貴妃為皇太后

十五日擬神宗諡

先大王父與楊公漣並與會議乃倡言於朝請諸大老約
貴妃姪養性禮請貴妃移宮仍理論鄭養性辭封太后之
命

十六日諸臣與鄭養性共集松棚下

先大王父與九卿科道勳戚諸臣詞各嚴正冢宰周嘉謨
曰汝姑無他意不過欲汝長守富貴我輩文武在此若聽
我輩言當為汝保護若不聽我輩言妄想要封太后誰肯
容汝况汝前此許多說話今尚未乾淨倘仍不避嫌疑毋
論富貴不可保身家還不可知鄭慧人也卽於是日移慈

甯宮楊公遂劾崔文昇用藥無狀請推問之并請亟寢貴妃封號疏入越三日上遂逐文昇停封太后命自是乾清宮惟李選侍在側矣

十七日上召閣部吏科河南道入視疾

上云幾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滿盂

十八日枚卜何宗彥劉一璟等

先是六月內奉上諭會推閣臣時有禮部侍郎何宗彥未推士論惋惜先大王父具國是本乎人心公論國之元氣一疏請諭輔臣愛惜人材以爲社稷至是何公得與枚卜

十九日科道從諸大臣再入問安

上云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矣

二十一日枚卜疏錄用輔臣何宗彥劉一璟韓爌等

二十二日內傳錦衣官入有旨宣兵科並召閣部科道入

先大王父以臺臣預顧命倍增感激及隨諸大臣入時新輔臣劉一璟韓爌各謝恩上各諭以國家事卿等盡心目注久之因言朕在東宮飲食不調至今四五月始愈登極後勞復又未得稍靜今大病服藥不效閣臣方從哲曰臣等請皇長子移宮不知何日上曰朕便令其別處去不得

科臣云伊當常在朕前語間目視先大王父等手指皇長子曰伊事已停當伏侍之人俱備矣閣臣劉一璟宗伯孫如游言及封李選侍儀注上曰是事朕有年生育多伏侍久因指皇長子曰頗愛他不然朕亦不封又請上慎醫藥上曰十餘日不進矣冢宰周嘉謨曰醫藥猶第二義皇上清心寡欲自然不藥而愈上停視久之曰宮中無甚事因目皇長子曰汝代言之皇長子曰宮中無別事先生輩傳知勿聽外邊閒說

二十六日再召見

上病雖篤而音吐猶洪

二十九日再召見

上謂朕病不起矣國家事卿等爲朕盡心分憂輔皇長子爲堯舜之君卿等共勉之又曰朕壽宮安在諸臣對曰聖壽無疆何念及此各相慰安哽咽不能語適內帷幔中小監附皇長子耳語皇長子搖首不應忽一紅衣婦人揚手從上前挾皇長子入嘈嘈者久之皇長子滯帷幔間復擠之出皇長子失色忿向上曰皇爹爹要封皇后諸臣以爲皇長子語急或誤也孫宗伯接之曰皇上欲封李選侍

爲皇貴妃臣等不敢不遵命卽著儀注來上漫應之曰著儀注來隨手指皇長子語諸臣曰輔他爲要是日凡三召見賜諸臣酒飯君臣父子間情殊戀戀河南道長顧造曰上已疾甚戀戀於諸臣若不肯沒於婦人手者庶幾祖宗社稷之靈得無他故自是太平有道天子但選侍形狀無忌憚可駭共相嗚咽嘆詫薄暮始出傳賞燒割各一棹銀幣各有差是日鴻臚寺丞李可灼進紅鉛丸自云仙丹上服之初覺舒暢至夜遂崩

九月初一日五更校尉宣召急諸臣奔至宮門聞已賓天攀

號莫及或猶有衷旨未及承矣

是時太宰周嘉謨總院張問達司農李汝華等俱在商議安宗社事中有慮及皇長子無嫡母無生母無恩養母子焉一身欲共託之李選侍在兵科楊公曰不可天子無託之婦人之理且此選侍者東宮時事無論卽如昨日當先帝對羣臣時強皇長子入復推之出勒封皇后是何光景雖以先帝四十歲皇帝不能堪鄭貴妃及諸蠱惑毒手况李鄭交結權黨旣非一朝彼豈可託幼主者若儲皇一入其手我等恐無見儲皇之日此時急宜請見皇長子卽呼

萬歲以定危疑並擁出乾清宮請暫居慈慶於事始妥語
間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璟韓爌至楊公前曰先帝賓天皇
長子無聖母可託重任在三相公肩之事急矣宜速入請
見皇長子卽呼萬歲此我朝先達有行之者事不可緩恐
待朝食時有變乃趣閣部大臣趨乾清宮闈者持挺固止
之楊公從衆人往來中趣相公入闈者強相阻楊公厲聲
曰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皇長子小若曹據門不容宰相
入意欲何爲闈者卻乃入哭臨請見皇長子久不出再四
請乃得見共呼萬歲皇長子連日不敢當者三諸臣請初

六日吉登極并一面封選侍久之皇長子曰從容大學士
方從哲云社稷爲重初六日登極再不可緩又請皇長子
乃曰擇吉注儀來看因奉駕至乾清宮門首諸臣請到文
華殿受嵩呼禮畢導至慈慶宮時奏事中官某擁上行交
付輔臣劉一璟捧左手英國公張惟賢捧右手諸大臣簇
捧以行甫至中宮諸內監從寢閣內出大呼拉少主何往
急請同宮主年少畏人因攬皇長子衣欲奪入楊公格而
呵之曰殿下是羣臣之主我等是殿下臣子四海九州莫
非臣子殿下何畏之有乃共擁之行過乾清宮門西向坐

諸大臣叩頭慰安訖因請登輿擁至文華殿皇長子仍西
向坐諸臣卽殿內行五拜三叩頭禮嵩呼畢擁入慈慶宮
皇長子謁孝端皇后靈几閣臣劉一璟奏曰乾清宮尙未
淨請殿下暫居此令李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吏部周
嘉謨曰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託重不宜輕出入卽
往乾清宮行大小殮與朝暮哭臨須臣等齊集不則請無
發駕皇長子首肯中間有欲奏某中官好某中官否者楊
公曰殿下自有主張不必諸臣指報但汝等中官受先帝
及皇祖恩遇當赤心報國一切外間事在諸大臣一應調

護聖躬防禦出入是在內諸臣事少有差池責有所歸諸
臣乃退是時又有言選侍封事者楊公曰殿下思父則封
思母則不封思先帝二十三日几前言則封思二十九日
對諸臣辱先帝事則不封我等都不必與且姑俟之因議
登極日期有欲移初三日者有欲卽移本日午時者蓋各
因名位未定慮有他虞楊公謂臺臣顧造曰今日是太平
時節如何作亂離事况無嫡庶之嫌並長之妨父死之謂
何舍殮未完表箋未上衮冕受朝書之史冊未安畢竟舍
殮與成服畢羣臣上表箋殿下謙讓再三乃成正始又有

謂事甚危疑今日登極於事始穩人心得安楊公曰今日之事只在處之安與不安不在登極之蚤暮處之安卽朝委裘何害處之不安豈無御極後有事者議乃定先是宮門未容諸臣入是時宮門開諸臣自外入者各言中外洵洵安危介在呼吸豈容遲疑作太平時事卽今夜誰與皇長子同卧起者或言社稷重喪與儀文爲輕稱引俱是遠見楊公呼中官宋某令奏宋曰小爺少說話一便一二便一二初六吉日先已奏明不宜更改楊公曰但奏言在外諸臣百姓欲請殿下今日卽登極以慰中外人心奏入皇長

子弗應徐曰今日已晏大小殮未畢仍照舊擇吉行諭傳出是時諸大臣其謂外廷文武各已備朝服卽出候駕於慈慶宮前行嵩呼禮亦可乃傳未及至外皇長子已出乾清宮嵩呼者不及百人楊公從諸大臣出過文華殿朝服諸臣各憂形於色先大王父與僕少徐養量責楊公悞大事直唾其面曰何以主張今日不登極脫有不濟汝死肉足食乎楊公愕然悔先之多言矣手字屬錦衣駱思恭謂必精揀得當人稽防內外出入而又不得多爲聲色以亂人耳目駱旣領略意中事先大王父與楊公從周太宰朝

房語以選侍無恩無德之故及必不可令同居周乃草請
移宮公疏先大王父具有單疏

初二日疏上

初三日李選侍震怒摘先大王父單疏傳呼大臣垂簾處分
是時李選侍居乾清宮倚逆璫魏忠賢劉朝等爲腹心左
右前後盡是賄買腰玉之人又使其黨李進忠劉遜等探
聽朝政取百官每日章奏悉先呈選侍省覽當移宮公疏
入選侍不爲動及見先大王父疏乃大怒數遣中使橫馳
急索左御史宣入處分先大王父曰我天子耳目官也非

天子召不敢奉若輩何爲者選侍愈怒邀皇長子至乾清
議之皇長子不肯往使使取疏視之以爲善遂發閣臣票
擬

初四日奉旨移宮已有旨了名封事既云尊卑異稱禮部再
酌議具奏是時旣得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謀必欲挾皇長
子同宮議垂簾稱制加左御史重譴等語甚沸是日諸臣
候駕尙未出有中使從麟趾門來楊公迎之曰選侍移宮
否中使答曰母妄言禍至矣母子一宮爲何要兩宮分住
李娘娘忿甚今日請小主議明同居并欲問左御史武氏

之言如何說楊公怒目叱之其人還給事中惠世揚御史
張潑入東宮門駭曰今日選侍欲垂簾處左御史汝等何
尙安然如此楊公出自皇極門則有九卿科道共議上公
疏相爭未果先大王父乃從容出袖中鎖鑰付楊公曰某
命盡於此選侍若不移宮某亦不立螭頭之下矣

初五日傳聞欲至初九十二日始移宮兵科楊公急趣方從
哲曰儲皇明日登極矣無復住東宮之禮相公當上揭急
趣移宮方云到初九十二日亦可楊公曰但苦儲皇無住
處如到乾清宮前日以李在而出今李仍在而入何如前

日不出方曰卽在東宮住亦無害楊公曰前日以皇長子
而就太子之宮可也明日爲天子矣選侍不移宮而猶退
居太子之宮世間豈有天子避宮人之禮且此乾清宮自
祖宗相傳是天子之居卽聖母在止當居坤甯宮太后居
慈慶宮選侍何人而抗旨占住乾清宮不移豈以皇太子
在宮中曾受其撫育耶前日是皇太子今日是社稷臣民
之主矣卽兩宮聖母如在庶宗禮夫死亦當從子彼何人
者而敢爲欺藐如此時諸璫中有言選侍屬先帝舊寵亦
是顧命中人可少緩之楊公曰諸大臣受先帝顧命先帝

自欲先顧其子豈有先顧其嬖賂之理試請選侍於九廟
前質之汝等是食先帝祿者是食李鄭二家祿者能殺我
則已不則今日不移宮死不出矣汝等毋挾先帝一時之
寵以抗先帝六尺之孤聞李進忠盜承應庫銀兩幾盡是
必欲盜盡乾清之寶乃已耳時一璟嘉謨助之詞色俱厲
聲徹宮中皇長子遣內官諭楊公出卽令移宮而李選侍
始於是日移宮居仁壽殿○是日先大王父具有登極必
用詔書詔書必用明年年號小揭畧云攀髯之號一年再
見古事不載唯唐德宗於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崩順宗卽

位是年改元永貞八月疾讓位太子明年爲憲宗元和元
年此其最著者今日之議萬厯自應係以四十八年泰昌
自應係以元年但史書自八月以前仍書萬厯自八月初
一日起至本年十二月終止則書泰昌並存不悖古今通
行其明年乃用天啟新號於理允協

初六日熹宗御極是日上正位乾清宮矣○先是李進忠盜
承應庫銀兩而其黨劉遜劉朝田治等并以盜寶藏被緝
至是下錦衣勘問諸璫詞連選侍父逆闖計無所出則妄
言選侍投繯皇八妹入井以搖惑人心御史賈繼春信之

輒上書內閣謂帝不當薄待庶母先大王父曰宮未移當思所以安皇上宮既移又當思所以安選侍於是具仁義兼盡一疏疏入上乃備述李選侍凌虐聖母與節次無禮狀宣諭百官曰朕幼冲時選侍氣凌聖母成疾崩逝使朕終天抱恨既毆崩聖母復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與聖母舊人通一語皇考疾篤選侍威挾朕躬傳封皇后朕不自安暫居慈慶選侍復差李進忠劉遜等將每日章奏先呈選侍方與朕覽朕思祖宗立法有此規制否皇考賓天諸臣入臨畢請朝見朕選侍阻朕於煖閣司禮

監同請選侍許而復悔又使李進忠請回再三朕至乾清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命進忠來牽扯朕衣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不安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是日朕自慈慶宮至乾清宮朝見選侍畢恭送梓宮於仁智殿選侍差人傳朕必欲再朝見方回各官皆所親見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此等聖諭蓋召方韓三閣臣與六部都察院一國公三科於乾清宮前面發因方相公從哲言待李選侍有恩禮不必又暴其過惡上親言朕與李選侍有仇諭下繼春用是得罪去而浮議始息當光熹之際

宮府危疑人情恟懼先大王父與楊公協心建議卒能排
闖奴扶沖主俾宸極獲正宮府晏然者皆兩公力也自是
朝野並稱爲楊左

按明萬曆四十八年神宗崩光宗卽位未幾而崩熹宗繼
立一月之間號令三嬪考之前古未嘗有也當是時宮府
危疑人情恟懼內則鄭貴妃李選侍蟠踞乾清宮要封太
后皇后陰謀垂簾外倚逆璫魏忠賢李進忠劉朝等爲腹
心引用私人賄買腰玉把持朝政蓋女戎與闖寺交構而
沖主子然孤危矣先是光宗母王貴妃死于鄭貴妃手熹

宗母王才人死于李選侍手鄭與李蓋兩世母仇隱而未
發者也至是益肆無忌憚而魏忠賢等專擅日久懼爲正
臣所制益思結連後宮互爲羽翼翦除忠良以快報復之
私此禍一成豈止帝在房州而已哉光宗之不豫也進御
進藥之間舉朝實有隱憾而移宮一事安危介在呼吸尤
爲間不容髮其時元老大臣非無憂國防患之苦心也而
識力兼到能致其身以爭之者唯楊忠烈與先忠毅兩人
而已排斥闖奴肅清宮禁俾沖主獲正皇極仁至義盡內
外咸安可不謂社稷臣與乃天不悔禍奸人逆謀反以移

宮爲通王安罪案且假借封疆坐以賄賂致成同文之獄而忠臣一網盡矣後之君子讀其書論其世未嘗不爲之咨嗟而流涕况子孫乎字每閱家乘稽之史書而竊嘆實錄之難言也方熹宗朝奉有將移宮始末具奏之旨當時羣臣聞見不遠事多遺漏如光宗之賓天始以進女繼以泄藥又繼以紅丸乃部疏及紅丸矣而遺文升會奏及文升矣而又遺進女至李選侍一案全在不欲封貴妃而封后又在抗留熹宗不使出旣出而遣中使追奪旣至文華殿而猶傳諭云如何不通李娘娘又私覽本章擅行處分

此皆垂簾本謀實事不特熹宗上諭煌煌可考卽異日在經筵猶云垂簾事朕還記得而公疏中亦未入此一段宣付史館其他如泰昌日錄李本甯庚申紀事皆不甚確紀載之失實如此至於今之論者謂選侍身無武墨之才旁無產祿之助武氏之禍一語殊爲過激是不讀書論世而妄設淫辭者又烏足與置辨哉字謹輯家藏舊藁合之楊忠烈公所述彙爲移宮始末按日而識之庶天下萬世知所攷信焉曾孫宰敬識

疏定泰昌年號○按當時廷臣議改元或議泰昌弗紀或議

去萬曆四十八年卽以今年爲泰昌後年爲天啟公力排其說疏入議遂定

疏爲憤辱徒有空言雪恥未見實事文載本集

十月覃恩奉勅封公父文林郎母孺人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下

熹宗

天啓元年辛酉公四十七歲

欽差提督學政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按公出督畿輔學政力杜請寄不敢干以私惟以文字道義與多士相切劘每閱卷燃香矢日一絲不苟儒童無截案入學準諸額數愛之者勸以節勞公曰吾未遇時習貧士進院一番父母取爲教子之券作館亦有生色今不忍忘每府寬住一兩日便停當耳又公得人最盛凡所獎許擢巍科爲時名臣者

不可勝數而於史公可法獨有國士之目史公年弱冠就童子試公拔冠一郡且謂之曰子當於卯辰脫穎出未幾果以卯辰聯捷初史公有母在堂家貧甚公月給薪米以供其母而館史公於官邸令與子姪同學每遇公餘辨論古今唯以文武遠畧忠孝大義相勸勉一日史公取公冠帶袍笏試諸身公適遇之史公色沮公笑曰子公輔器也鷹鷂不足以辱子及公以璫禍繫獄一時無敢往視史公不避逆燄微服過從公切責之曰此地何地此時何時子來見我何益我望子擔當宇宙子何不知保身之道自是

戒勿再至後史公駐節安池值流寇之亂保全桐邑繼以太傅大學士督師揚州孤忠殉難至今桐人廟祀與公祠宇相望咸謂公識鑒如神○督學時一捕官護縣篆進下陳手本展視則已呈道黥收者轉飭令看丞惶怖請罪公曰偶錯不足怪但後須謹慎耳遇人私相詬搗到手卽引焚曰母污吾目嘗語諸弟輩恩不可忘過可忘冤冤相報無了時矣歲科三年未嘗輕扑一士惟不法者罪無赦其介節山凝而居心更極簡易如此

疏以憂危興大業文載本集

二年壬戌公四十八歲

疏請開屯學○按公嘗念零星開墾其制不能久欲闢永久之利莫若開功名之途爰倣漢力田科以田爲殿最使人自爲屯南富商大賈子弟不得志於有司者走如鶩南人導北北復踵南南北交相勸卽欲禁之不屯不可得而國已收無窮之利矣疏上奉旨允行屯學之興自公始○文載本集

疏請建立武學○按公嘗念古大司徒教士以車甲區區毛錐豈足盡儒業特疏請開武學奉旨依議乃布經武淵源

於學宮所至較諸生射射竟日次日復然務各盡其長刻兼材錄實與文並與人競超距嗣白蓮妖起收功者半出儒生是其效也又於涿州置水田數百頃贍貧生併給入府鄉試卷永著爲例

三年癸亥公四十九歲

差滿復命○按往例學屯差滿有謝薦陋規公槩麾不盼忌者銜之

疏請急救遼東饑寒○文載本集

疏請遼生附武清學○文載本集

疏叅司務李桂芳○按李被叅回籍見公以忤璫被逮輒敢
依附權奸排斥正人公然出疏叅公得復原官真無行之
尤也後於崇正元年六月削籍提問

疏爭起用熊廷弼并救言官魏嘉應等○按熊廷弼初撫遼
氣魄無雙以剛愎府人怨公恐其不能成功疏語致規熊
不能平既爲人所攻去遼遼敗再起廷弼朝臣交章薦之
且罪前攻熊之魏嘉應等以謝公特疏救之熊愈不能平
同鄉倪太僕常言我向以熊爲衆望所推會欲疏薦惟左
公曰其人才優而量不逮前以之守遼則有餘今以之恢

遼則不足且疆場事豈言官一口說盡予乃止公之早見
類如此未幾熊與撫失和併下獄又有欲專坐熊以通邊
者公曰祇還應得之罪足矣張魏公以逗遛殺曲端而不
入別意當無憾衆然之

陞授大理寺左寺丞

三月覃恩奉勅晉封公父奉政大夫母宜人

疏請召還文震孟○時滿朝薦毛士龍徐大相等並乞召賈
繼春及范濟世濟世亦論移宮事與公異者疏上不納

晉少卿○按公嘗與江右饒公同班師事惟謹曰非師幾易

視天下事玉成之恩過於賞識矣

疏糾禮臣不能守禮○按是年四月皇后崩逝訃告一事禮臣孫如游未經請勅半月以後方始差官又顛倒會典禮部請勅之原文爲請勅本部之字樣該部纔一具催閣臣不聞撰勅倏而題知徑齎批文前往訃告又遺真保二府及山西等處令科臣惠世揚另行候旨公特疏糾之并陳救正之法大畧謂撰勅閣臣之事請勅禮臣之事爲今之計閣臣倣祖宗朝故典卽日具勅以聞詣宮門請皇上一是字得勅之後禮臣一面膽黃補給未行各官前去一面

差人令已行者塗次暫需庶幾失禮之中猶有存羊之意上嘉納焉及孫由中旨入閣公復抗疏請斥之

四年甲子公五十歲

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按是時趙公南星位太宰李公騰芳爲吏左陳公子廷爲吏右孫公瑋高公攀龍相繼總憲楊公漣副之吏掌科乃魏公大中掌道乃袁公化中衆正盈廷風裁矯矯慨然有澄清一世之志歲屆外計則調鄒公維璉考功南上江缺司官則調補程公國祥羣小相對錯愕而公與楊公漣魏公大中繆公昌期四人同心共以

激濁揚清爲務天下號曰楊左繆魏會同里給事中阮大
鍼入京因吏科都給事中缺當遷者首周士樸次大鍼次
大中大鍼邀中旨勒士樸不遷以爲己地趙公南星惡之
欲例轉大鍼大鍼疑公發其謀恨甚熊明遇徐良彥皆欲
得僉都御史而南星引公爲之兩人亦憾公江西人又以
他故銜大中遂共嗾給事中傅櫬劾之而公與魏公俱不
免矣櫬誣疏之日正逆璫進香涿州大鍼叩首馬前密謀
幕內之臣進百官圖謂某宜先驅某宜後擊某宜正射某
宜借攻布置已定聽鼓傳餐而適有暗着被人輕敲則腳

亂手忙而伏弩發矣事詳公子國柱訟寃疏揭中
三月覃恩奉勅晉封公父中憲大夫母恭人

疏論典兵○按是時內外表裏奸相奸璫奸戚借名典兵陰
謀不測公先後抗疏不遺餘力始得弭蕭牆之憂而除肘
腋之患

六月工部屯田司郎中萬燦廷杖革職燦以杖死○按此逆
璫肆虐搢紳之始也蓋前之怒楊公者實借此雪之以覘
外廷云公作詩哭之○載本集

七月大學士葉向高回籍○按先是楊公劾二十四大罪疏

出葉公難之葉公知璫怒不可犯意在調護以免摺紳之禍後因御史林汝翁以杖內臣脫逃致諸闈疑其匿葉所也圍第而噪之於是決志去自葉公去而諸君子相繼簞隕矣公有詩寄之又寄書二次勸起東山俱載本集
十月吏科都給事魏大中降調○按魏公出都時公有詩送之載本集

疏糾傅樾○傅樾魏黨也傅繼教傅應星傅養全皆魏之私人公特疏劾之並將忠賢客氏及諸人情事無不明目張膽言之所謂人人欲言而人人不敢言者也文載本集

疏請罷斥○按公疏凡數上俱奉溫旨慰留文載本集

疏糾忠賢廣微二魏交通三十二可斬○先是楊公上二十四大罪疏上逆璫亦爲氣奪天不悔禍機關暗轉大類劉瑾於武宗朝同惡相求更加市賈崔呈秀回道考察公與高公攀龍發其貪醜痛繩之黨益急借推謝撫逐魏吏科去部院爭之則併勒致仕公曰是尚有天日哉草三十二可斬疏發家眷於十一月初一起程南歸擬初二具奏曰無以孤兒寡婦累人也乃忠賢日散門役錢伺動定有家奴名福生者京師人洩之璫怒遂於前一日出片紙削籍

疏未得上○按典兵與三十二斬諸疏緣公單騎就道稿
藏公七弟孝廉公處時孝廉戒心瑤禍私付祖龍免禍焚
草草焚而禍不免傷哉

十月三十日矯旨削奪○按是時公與吏部左侍郎陳于廷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漣同日削籍俱以會推冢宰事也
後推者爲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有矯旨云吏部都察院
混淆已久何乃此次會推仍是趙南星擬用私人顯是陳
于廷楊漣左光斗箝制衆正抗旨徇情又會推職名都察
院不全列楊漣既親承諭旨佯爲不知註籍驟閃又前與

高攀龍等會勘陳九疇事黨比不公了不引咎公然欺朕
冲幼眞老奸巨猾頑鈍無耻袁化中亦不無扶同情弊陳
于廷楊漣左光斗俱恣肆欺瞞大不敬無人臣禮都着革
了職爲民仍追奪楊漣左光斗誥命

致書於督師相國孫公愷陽○按公有書二通皆望孫公入
朝一則面奏機宜一則保全善類孫卽具疏以邊事請陞
見揭稱臣奉違天顏三年當此普天嵩呼之日不勝瞻戀
今聞歷薊邊去京二百里擬於十二日入都門十三日早
朝十四日與同官恭賀萬壽另日面奏機宜與文武商摧

可否事畢回旋嫉者曰此晉陽之舉也逆闖夜繞御牀而泣公抵通州忠賢使人急奏曰承宗已離榆關帶甲五千內外合謀欲清君側而其黨御史李蕃有樞輔舉動可駭一疏謂自古擁兵閩外恐喝朝廷如王敦李懷光去來自如不遵朝命樞輔此來人實召之冀以恫疑虛喝之詞震恐朝廷上大懼至卻行急傳兵部曰督師輔臣既膺重任未奉明旨親歷薊邊且以朕壽節爲名欲入京隨班申賀擅離汎地非祖宗法度所容倘中途有意外之變關門有倉卒之虞相機調度將誰屬乎兵部即速馬上差人傳諭

樞輔馬首即東真有秘計何妨便宜封進朕志以滅敵爲期必不從中牽制孫公懼即日東歸而楊左諸君子不可救矣

借副憲楊公漣出都○按公與楊公攜手同歸至涿州分袂先是魏廣微欲以此時劫行裝逮訊忠賢從門役習知其無有以爲非穩着已而見其策蹇就道衣衾寥寥則又私相語曰幸無搜搜沒趣矣公道中感懷詩有云疲驢衝道路破帽出都門讀之想見清風凜凜

過嶧山訪半季子○按公與楊公臨別時楊曰吾有師棲息

無恒今在山東嶧縣馬蘭屯可往見之公乃單騎造訪一
見如平生爲說周易良久公恍然曰命之矣因念封少保
八旬初度欲奉觴階下歲云暮矣心動師曰汝思歸里乎
亦至情也臨別曰性命要緊因授以鏤塵集神易二冊奕
譜之混沌圖天地開闢圖戰守和三圖生死循環圖并時
文數篇藥方一紙至今家藏之○半季子一名趙顛乃地
行仙也五百年一換姓名其事蹟詳錢牧齋列朝詩選神
仙傳中

歸里門○公歸時行李蕭然從封夫人移銀十兩償輿馬價

性不治家產自筮仕以至宦成俸貲一絲一文悉進封少
保而又慷慨好施急人難以故通籍十八年囊橐如洗

初服拜堂下○按是年封少保八十公亦五十自分得罪權
奸萬無生理苦無計以白老親乃命小奴扮楊椒山寫本
赴西市數曲每飲搬演暗解封少保封少保心知之勉以
學問自寬慰嘗爲封夫人說滂母故事封夫人亦爲強顏
五年乙丑公五十一歲

書復應山楊公○按楊公致書有云此時監起脊梁勿動些
兒懊恨震藥原羅孰爲便着公復書曰順受其正復何恨

但死不歸君父而先時擇便終是不明不白且以我輩為怕死矣日東裝候緹騎且欲先詣舒城待焉

三月十九日逆闖魏忠賢矯旨提問○按諸逆黨謀逮楊左無完策有謂以移宮者有謂以封疆者有謂以封疆合移宮兩路併擒俾身亡家破者而主題仍借徑於汪文言其黨大理丞徐大化遂劾公與楊公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逮文言下詔獄鞫之初文言至許顯純釋縛百計誘之冀得一語應承作活口及見其閉目不答則百毒俱備文言痛絕復蘇曰我與楊左非骨肉親有實詎肯以性命易之

若捏無作有不日皆黃泉人何以相見地下仍閉目不語顯純知不可奪乃殺之自為供詞出袖中矯旨下逮楊左諸君子其畧云楊鎬熊廷弼既失封疆又公行賄賂以希倖脫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俱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同汪文言一併究問追贓其本內受贓各官趙南星等十五人除已經削籍外俱削了籍着撫按提問追贓具奏不許徇情該部知道是日一號殿災大風折屋拔樹未逮之前一月公七弟以璫焰薰天不敢試春官狼狽奔里悉長安諸攢謀狀公恬不為意○

時爲魏忠賢主筆者數人世傳趙鳴陽而不知有毛昂霄也毛爲汶上舉人而郭萬程曾受業其門當楊左之逮也郭私爲營救於內忠賢意亦將釋而傳應星毛昂霄力沮之且有放虎自噬之語故諸君子卒不免而郭亦懼禍潛逃其一切諭旨自內出者多毛筆郭言毛寓在外嘗見其攜本至外寓示人此何世界哉毛竟漏網無論及者

赴詔獄○公是時神氣晏如惟私語弟曰父母老矣吾何以爲別已而曰爲忠臣不能爲孝子矣妻子環泣不問勉其弟曰率諸兒讀書勿以我爲戒而謂善不可爲侍御方公

魯岳送之公曰好爲我作傳自徘徊二親外無一語及家事有別雙親詩云再別不能去中堂有老親著書成令子傳世學忠臣逢難心猶烈居官家更貧白雲何可望回首盡烟塵又別同鄉詩有云班馬鳴蕭蕭長河水瀟瀟歧路一樽酒行者皆聲失又云天王本聖明衆女善妬嫉臨風從此辭孤臣委漢室讀者無不悲之先是鄉先達太僕馬公孟楨光祿盛公世承太僕倪公應春大學士何公如寵俱以公同鄉割籍家居至是握手相送臨歧泣別訂世世爲婚姻後皆如約焉

翌日開讀偽詔晴空忽雨注讀竟雨止里人聞難數百里奔
集哀號設醮諸壇廟四門大張討緹騎檄揭竿通衢榜書
激變公曰是速我死矣再四懇止之檻車出郭諸父老子
弟遮擁馬首哭聲動天地已而頂香禱北闕復拜緹騎淚
下如雨達廬無間緹騎亦爲涕泣莫能仰視又約數百人
擊登聞鼓公譬以利害更囑長年解事者遍爲曉慰至黃
河衆始佯散密令二百餘人潛行至京師上民本會逆瑞
捕逐甚嚴不得上原稿存附錄中時最憤激者爲一二細
民向嘗盜公池魚被獲擬賣妻以償公聞而召語曰汝何

事不可爲而爲此至以急賣妻何不改業我今釋汝有索
汝一錢者來稟其人拜泣去故哀懇獨至人謂此輩有良
心可愧衣冠之喪心者

檻車至濠梁時楊公大洪書至○公寄以詩載本集

過嶧縣○公命八弟光明往見半季子是時半季子已移寓
張秋公弟方變姓名訪之半季子望見慙然曰汝兄可憐
楊二哥可憐留住數日徐屏人語曰汝兄忠孝不宜死非
命然得罪權臣者死不救矣時聞周袁二公有力爲護持
者因問六人有一免否曰箇箇不免問明年風色如何曰

愈甚後果不爽。公八弟辭別時半季子賦詩曰：黃河一望水茫茫，好把囹圄作畫堂。乾坤正氣幾乎盡，屈指而今左與楊。又授請箕仙符一道，云：箕仙專爲天下兩公而來。若有急書，此符焚之卽至。

至德州。按德州士民或籲救千里，或迎泣道旁，毒暑炎蒸，不遑甯處。公曰：吾何以得此於多士也。

抵河間。司李口公不避嫌怨，備極周旋。

止白溝河。按公先有字遺張於度，期容城孫孝廉奇逢選貢，奇彥相會及孫至，而胡欵華亦至，坐間環伺而窺聽者。

皆緹騎也。公舉止自若，徐曰：弟被逮出門八十歲老父母一慟絕地，此情何堪言之。泣下，孫曰：老公祖朝家大老，雨露雷霆總屬聖恩，主張須要早定。公爲收泪以謝，後辭欵華邀孫再會於公署大門內，月光中相向謂曰：適大金吾公子云：當事者定欲死楊大洪，大洪死我輩豈能獨生時。奉聖客氏弟光先因素不禮於士君子，每謂其善者曰：被逮諸老一時名賢，我欲令吾母面求解於其姊，庶其有濟。孫時舉此言以告公，公曰：求活於婦人女子，殊非丈夫。又曰：自古皆有死，惟椒山得其所移時，而別詳載范陽紀事。

發涿州○按是時畿北道中士民攀檻車持金錢相贈者甚夥公有詩謝之時逆璫偵知士心歸往愈益戒嚴防公之刻百倍於楊并下抵桐諸緹騎於獄密旨捕公家屬親戚時公八弟光明隨難京師以王蒞民語先避得免

六月二十七日下鎮撫司逐日追比○按是年季春旬有三日月入太微垣犯左執法有占者詫曰執法大臣當有非辜被禍者奈何傍一人聞之躍然曰此甚善事也今天下捺重輕之衡者璫耳璫禍而衡復歸於所司清明之治行

復見矣占者曰非也璫小臣不入紫微垣不列二十八次第於天市中占其微星此禍最大亦最毒楊左故司衡者也其當之乎踰月而六君子逮赴詔獄周袁二公俱於五月初到北司顧公五月二十六日到南鎮撫二十八日送北司魏公六月二十四日到南鎮撫二十六日送北司公與楊公六月二十六日到南鎮撫次日送北司時獄中神祠木忽生黃芝如盤光彩陸離視之六瓣也獄卒持以賀公等嘆曰芝瑞物也而困於獄吾六人其以此終乎獄卒併獻忠賢忠賢嘆異久之徐曰誰教他惹我也顧不得了

○公有獄中同楊大洪魏廓園顧塵客周衡臺袁熙宇夜
語詩云噫嘻哀哉當今之事不可問誰信慷慨回氣運長
安猛虎晝食人霧蓋燕雲十六郡我欲呼天天高不可呼
我欲告人人心毒於荼臯陶平生正直神辨香可能悉其
辜夜來牀頭生芝幹如鐵不在李膺之前則在范滂之側
英雄對此益增奇天地愁之失顏色噫嘻吁嗟乎明月蝕
於天高山崩入淵如何長夜如長年安得魂去飛翩翩上
與二祖列宗訴其緣宥教鸞鳳獨死梟獍乘權

二十八日之暮嚴刑拷訊諸君子雖各辨對甚正而問官許
顯純袖中已有成案第據之直書具疏以進是日諸君子
各打四十棍杉敲一百夾扛五十

七月初四日比較六君子從獄中出各兩獄卒挾持左右手
握摟而東一步一忍痛聲甚酸楚觀者不覺大慟諸君子
俱色黑而頭禿用尺帛抹額裳上膿血如染頃之至廳事
前俱俯伏簷溜下楊居中公在楊之左魏在楊之右顧在
魏之右周在公之左袁在周之左顯純處分畢還獄顯純
猶作爾汝聲嗣後則呼名咤叱如趨走吏矣五君子各打
十棍以出袁以病故免

十三日比較午飯後六君子到堂顯純辭色頗厲勒五日二
 限限輸銀四百兩不如數與痛棍公與顧公曉曉置辨魏
 周袁伏地不語楊呼家人至腋下大聲曰汝輩歸好生伏
 侍太奶奶分付各位相公不要讀書是日各毒打三十棍
 棍聲動地嗣後受杖諸君子股肉俱腐各以帛急纏其上
 十五日為楊公誕辰諸君子各裹巾揖賀

十七日比較公與楊公各三十棍是日顯純辭色更惡勒五
 限各完名下所坐贓數不中程受全刑

夾杉棍
扛敲

十九日比較公與楊公魏公俱用全刑楊公大號而無回聲

公之聲啾啾如小兒啼周顧各受二十棍杉敲五十袁彬

敲五十

二十一日比較公與楊公俱受全刑魏三十棍周顧各二十
 棍顯純呼公等之名叱曰爾令奴輩潛匿不交贓銀是與
 冒抗也罪當云何公等舉頭欲辨而不能遂俱昇出彼時
 諸君子俱已進獄獨公與楊公投戶限之外醫血淋漓伏
 地若死人已而楊大聲曰可憐後仍昇入公轉面而東顧
 其家人是日雨棍濕重倍常且儘力狠打故呼號之聲甚
 慘○按公猶從茶注中出絕命詞曰苦極痛極何緣得生

何苦求生死矣死矣願以此報皇上併報二祖列宗於天
上獨如太爺太太何血點淚痕濺染紙字遂與黑墨相雜
二十四日比較公與楊公魏公各受全刑顧穆敲五十刑畢
顯純呼獄卒前張目曰六人不得宿一處遂將公與楊公
魏公發大監有聞之以問獄吏者吏嗟吁曰今晚大老爺
當有壁挺方言死也者是夜三君子果俱死於鎖頭葉文仲之
手○按公以戌時卒其夜白氣如疋布長數百丈起尾箕
間貫紫宮掩天樞五星又里中星隕光灼灼大如斗○先
是萬曆庚子公未鄉舉前離館里許有白雀巢圍飛集環

數百步江南耆老過之指示土人曰此魏科之應也榜發
卽飛去了未會榜又來巢發又飛去及公旣被逮往其夜
公八弟光明若寐若覺見千餘雀噪庭頃之身首皆雀私
喜以爲吉已從間道追隨過壽州一日日未晡與人醉不
能前從居停投宿居停誇言羅有白雀公弟驚索看則左
翅有黑點仍庚子丁未巢館圍者問其羅曰曰三月二十
九卽矯逮公之日也爲嗟嘆購之帶隨身至宿州公尙羈
宿公署未發聞狀曰白雀爲羅命也夫緣其毛羽爲虞人
所損附歸善餉俟其滿縱之封少保護爲掌珠七月廿四

日夜忽遇猫害封少保慘然知爲不祥鎮撫凶耗至果廿四日也因遂恨猫以爲卽忠賢影身取絞死埋之還思未盡厥辜掘起剝其肉片片飛已而忠賢先縊後凌遲亦一驗云

二十九日遺骸出獄○按公與楊公魏公遺骸俱從詔獄後戶出戶在墻之下以石爲之如梁狀大可容一人匍匐是日刑曹驗畢藉以布褥裹以葦席束以草索扶至墻外蠅蚋不敢嘍公面貌如生○按公與楊公漣魏公大中同時絕命顯純慮物議沸騰基異日之禍故於公與楊公分其

先後時魏復緩疏一日○先是賊黨中有以逐日嚴刑爲太甚議轉發刑部者忠賢怒之楊左旣歿猶於八月十二日矯旨切責畧曰朕自去歲屏逐克邪廓清朝宇勵精圖治雅意中興秉軸大臣莫有爲朕分憂其念者卽如楊漣左光斗移宮一事背先帝之深恩陷朕躬於不孝又熊廷弼等喪遼辱國一案寸斬尙有餘辜而楊漣左光斗等受其重賄巧爲出脫此皆天地不容神人共憤而在朝文武持祿養交徇私避禍但顧子孫之計不圖社稷之安朕方率循舊章而曰朝政日亂朕方祖述堯舜而曰大不相侔

以致言官承望風旨緘口結舌無敢直明其罪者今宜改
過自新共維國是敢有陰懷觀望暗弄機關巧借題目代
人報復或捏寫飛言希圖翻案者朕按祖宗所立紅碑之
律俱治以說謊欺君之罪必不食言其楊漣左光斗等三
人生為貪婪之賊臣死為不忠之逆鬼今雖在獄身故而
戕害忠良惡類尚存候追贓完日明著爰書暴其罪狀布
告遠邇昭著史冊垂示將來以為萬世人臣不忠之戒
附獄中刑具

鎮撫用刑之具凡五一械也堅木為之長尺五寸闊四寸許

中鑿兩孔著臂上雖受刑時亦不脫

一鐐鐵為之即銀鐐也長五六尺盤左足上以右足受刑不
便故也

一棍削楊榆為之長五尺曲如七執手處大如人小指著肉
處徑可八九分每用棍以繩急束其腰一人踏繩之兩端
使不得轉側又用繩繫兩足一人負之背立使不得伸縮
一枲楊木為之長尺餘徑四五分每用枲兩人挾受枲者起
跪以索力束木之兩端隨以棍左右敲之使枲上下則加

痛

一夾棍楊木爲之二根長三尺餘去地五寸許貫以鐵條每根中間各幫糝三副凡夾人則直豎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上急束以繩仍用棍一具支足之左使不移動又用大扛一根長六七尺圍四寸已上者從右畔猛力敲足脛

附獄中惡規

每鎮撫比較日侵晨各家屬持銀伺候大門內當事者到後衙役出問各屬本日納銀多少報數訖方出手牌喚家屬入二門隨跪門之左右以次交銀

鎮撫納銀如以石投水不敢爭輕重之衡亦不敢問多寡之

數納已急驅而下

鎮撫每當比較日瑣遣聽計人坐顯純後棍數之多寡及刑之輕重惟其意所指而顯純又加之以虐一日聽計者以他事出顯純袖手至晚抵暮方來始敢審問

鎮撫中惟比較日家屬因交銀得伏脅下細語顯純猶恐密露其惡勒令跪一丈外高聲問答仍不許爲方言

鎮撫爲朝家禁獄舊有成例凡漏洩獄情者處以斬刑擅入獄中者卽刑其足故片紙隻字及單辭半語出入最爲不易自非極慎極密往來其間鮮有不敗者矣

諸君子初入詔獄獄卒持上下之禮頗嚴後知諸君子不免於禍遂席地對談既而坐諸君子之左右笑語如友朋護櫬附艇南歸○按公柩至□□董公應舉以片幅書短章來祭時以爲足音焉

懸贖二萬仍行撫按嚴提家屬追比○按是時長子國柱就獄主縣事者山東陳公與道尊彭公同心卵翼而肘腋值事者有人草木皆兵行刑掩涕然終無可奈何籍公田產沒官變賣不滿千餘併籍胞兄弟八人產仍不滿萬餘株連同堂同宗已及三族十族無一免者囹圄填滿流離載

道二萬始充鎮撫五百三十之追復不敢入算一時諸生在繫者堂姪國儒從姪孫承印親姪國寶國史國士國翰國器國畧國華國琳國定國寵惟郡庠國楨國典邑庠光弼光燦等以在外料理傾銷各項免繫甚以封少保病姪光楚畧知醫入城省視併捕逮下獄道路以目長兄光霽累死封夫人哭死賊黨曰未也不追謝薦無以徵卻謝之矯旨下封少保持其報顛旋暈死灌蘇手足遂瘞

六年丙寅

正月上傳諭吏部都察院云楊漣左光斗顧大章等家眷奉

旨行彼處無按追贓已久如何不見回報顯屬違玩還着
移文各省直勒限速解以助大工○按是時直指楊公抗
疏悉破七狀而衆猶嗷嗷不休雖忠賢亦心惻曰吾固知
左某做宮清詔免無何李夔龍理楊直指舊怨復嗾忠賢
謂楊直指曲意私庇遂特差中官搜南州地傳者謂意專
有在幸其時親王絡繹江上中使避王舟未遽前乃止

議坐移宮通內當剖斬奴沒○按是時諸逆臣欲仿元祐黨
籍故事借名於上以脫其傾陷正人之罪而掩其擁戴逆
璫之私迺請定三朝要典闡傳諭內閣曰朕惟君臣父子

人道之大綱慈孝忠敬古今之通義惟我皇祖神宗早建
元良式端國本父慈子孝原無間然而奸人王之榮翟鳳
翀何士晉魏光緒魏大中張鵬雲等乃借挺擊以要首功
皇考光宗皇帝一月御天千秋稱聖因哀得病純孝彌彰
而奸人孫慎行薛文周張慎言周希令沈惟炳等乃借紅
丸以快私怨迨皇考賓天朕躬纘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
而奸人楊漣左光斗惠世揚周朝瑞周嘉謨高攀龍等又
借移宮以貪定策之勛而希非望之福將憑几之遺言委
諸草莽以待封之宮眷視若寇讐臣子之分謂何敬忠之

誼安在幸天牖朕衷仰承先志康妃皇妹恩禮有加而守
正諸臣凡因三案被誣者次第賜環布列有位特允部院
科道諸臣之疏將節次明旨并諸臣正論命史臣編輯成
書頒行天下卽於新春開館纂修特命輔臣顧秉謙黃立
極馮銓爲總裁官施鳳來孟紹虞曾楚卿楊景辰姜逢元
爲副總裁官徐紹吉謝啓光余煌朱繼祚張翀華琪芳吳
孔嘉吳士元楊世芳爲纂修官凡係公論一切訂存其羣
黨邪說亦量行摘錄後加史官斷案以昭是非之實務在
早完功成之日名曰三朝要典以仰慰皇祖考在天之靈

用副朕觀光揚烈之意於是逆黨顧秉謙等纂修要典而
移宮一案以公與楊公爲罪魁議開棺戮屍妻子入官爲
奴有解之者乃免

七年丁卯

九月聖明御極首擊賊黨○按是時諸逆黨懼無所逃死巧
護前局扯王安爲對案冀寬忠賢正案內外同舟此倡彼
和無奈聖明洞達每稱楊左之冤則諱寬而詭言死之可
憫阮大鍼七年合算諸疏有類夢魘迨正人次第點破而
見睨雪消矣

莊烈帝

崇正元年戊辰

三月詔褒遺忠○傳諭吏部云朕承祖宗鴻基嗣服大寶早
 夜思維銳修治理稔知巨惡魏忠賢等竊先帝之寵靈擅
 朝廷之威福密結羣奸矯誣善類稍有觸忌肆行慘殺年
 來誣讟不知幾許削奪不知幾許幽圜蔽日沉累彌天寃
 抑無伸上干元象以至星隕地裂歲祲兵連不可謂非逆
 輩所致也今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殛臣民之憤稍舒而
 詔獄遊魂猶鬱豈所以昭朕維新之治乎着該部院并九

卿科道將已前斥害諸臣從公酌議採擇官評有非法禁
 死情最可憫者應褒贈卽與褒贈應蔭卹卽與蔭卹其削
 奪牽連者應復官卽與復官應起用卽與起用有身故捏
 贓難結家屬波累猶羈應開釋卽與開釋勿致久淹以副
 朕好生之意嗚呼天網恢恢無奸不破王道蕩蕩有側宜
 平朕茲寬結解鬱咸與昭蘇借之正直以後諸臣大家以
 國事爲重毋尋元黃之角體朕平明之治欽此

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蔭一子入監讀書子祭葬○按吏部
 疏題贈卹死事諸臣原任都察院右都御史高攀龍贈太

子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憲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漣
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忠烈原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左光斗贈右副都御史原任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周起
元贈兵部左侍郎原任工部屯田司郎中萬燦贈光祿寺
卿原任翰林院右諭德繆昌期贈詹事府正詹事原任吏
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周順昌原
任吏部考功司郎中蘇繼歐並贈太常寺卿原任福建道
御史周宗建原任福建道御史李應昇原任山東道御史
黃尊素原任太僕寺少卿周朝瑞原任河南道御史袁化

中原任山西道御史吳裕中原任四川道御史頁之令並
贈太僕寺卿各蔭一子入監讀書照品級賜祭葬原任翰
林院簡討丁乾學贈侍讀學士原任陝西按察司副使顧
大章原任揚州府知府劉鐸並贈太僕寺卿原任後軍都
督府經歷張汝贈刑部員外郎俱賜祭葬奉旨高攀龍楊
漣左光斗等守正捐生貞魂久鬱既經分別贈蔭准如議
行用昭朕勵世顯忠之意

附部看

原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今贈右副都御史左光斗士欽斗

岳世共安危封事直斥元愍生氣時稟析楊竟斃忠鯁死骨必馨

十月戴夫人袁宜人暨長子國柱伏闕訟冤○按先是久欲冒死陳奏封少保休於前禍禁不許出里門一步今始同楊魏諸公子伏闕三上疏其一云臣父慘死縋獄荷蒙皇上奪諸積毀之口溫綸明旨不啻百餘始邀贈廕給祭葬是從來恩典下呼之而上始應獨臣父恩典上呼之而下反不應每增一番把持輒厘一番聖慮皇上之心逾苦孤臣之遇愈奇何緣何幸遭此殊恩然思君恩之彌天轉痛

父寃之沉海終有不能默默已者臣父身且不顧何有一官父死謂何忍因以爲利雖逮繫之苦生離死別黑獄之苦皮穿骨碎血肉淋漓追贖之苦株連九族波及三黨甚至臣伯急死祖父拖死祖母哭死見在之寡母幼弟不凍死必至餓死闔門死喪滿目顛連然爲聖世鬼強作亂離人異常寃慘格外皇仁皆非臣所敢慮也臣所慮者臣父之是非關天下之是非臣父之禍福關天下之禍福皇上試觀年來以臣父楊漣兩人爲陷竄納數百忠臣義士於內殺戮之戍配之削奪之令人不敢出脫一語又以兩人

爲塘牌底數百乾孫義子於外富貴之宮保之世襲之令
人不敢指摘一字當事以此爲丰采銓部以此爲陞除抑
知所以致恨之由乎蓋臣父癡心直腸不解逢世惟知報
主如在城差則捉獲假印假文的供假官假批計僞印文
卷五百餘宗僞簿一百零九扇假官不計其數在屯差則
馳驅阡陌躬自勞來欲以西北之水田省東南之漕運在
學差則矢公矢慎誓日誓天破盡一時情面至今留士子
口碑者皆隨分營職不敢殫述惟生平秉正嫉邪除奸剔
蠹苟利社稷不愛髮膚迨佐風紀益厲激揚逆璫乙丑以

後之世界臣父甲子以前懸料之世界也若典兵諸疏暗
翦明擊蒞簡離黨數年全副精神不離此處於事無不別
之是非於人無不剖之賢奸中有極狡猾者借徑吾黨陰
爲腹心臣父逐一點破之既不能奪臣父之心又不能瞞
臣父之眼有臣父在諸奸何處下手是以恨入骨髓必欲
殺之而後快故臣父雖死於忠賢然不獨一忠賢也主謀
有人下手有人加工下石有人明按章疏顯稽情實人人
皆有緣由事事各有的供前此隱忍不一言者以逆璫雖
除逆黨尙在存沒一身送死無益今日月中懸普天并耀

臣父之寃臣不言誰人肯言今日不言何時可言是以哭
訴寃父於荒邱拜別孀母於階下徒步乞化匍匐間關一
腔熱血願向聖明一傾灑焉臣願皇上憐臣父之苦更願
察臣父之寃蓋臣父之苦傷心刺骨之苦而臣父之寃無
天無日之寃也懇皇上究諸奸必欲殺臣父何故殺之猶
有餘憾必欲上至父母下至妻子旁至親戚朋友株連灰
燼者又何故窮究至此則臣父之苦見而苦中之寃亦見
矣明知眈眈虎視覆卵難完然爲臣死忠爲子死孝無所
逃於天地非殺父之讐臣不敢誣是殺父之讐臣敢匿不

以聞皇上肯令臣匿不以聞乎情長恨嚴瀝血寃苦另疏
列名列款臣無任哀呼激切待命之至奉聖旨覽奏謝并
陳父左光斗寃苦知道了該部知道其二云臣父之死阮
大鍼傅樾其主謀者也魏廣微其下手者也徐大化楊維
垣霍維華等其加工下石者也臣請畢陳其槩東廠理刑
傅繼教認忠賢野子傅應星爲兄弟招搖權貴傅樾以同
姓兄弟應阮大鍼以異姓兄弟應顯肆驅除陰圖位置乃
停工科周士樸之遷陞以那阮大鍼吏垣之序轉事洩喧
傳則疑臣父之同鄉發其謀而喉傅樾以雙雕之箭臣父

與魏大中俱不免矣比櫪誣疏之日正逆瑞進香涿州大
鉞叩首馬前密謀幕內之日一時中旨迭出臺省交章楊
漣二十四罪疏所云叩馬獻策那移敘陞蓋指大鉞而內
授外發外呼內應蓋指傅櫪也自後殺者殺成者成配者
配削奪者削奪傅櫪以比暉一疏開殺人之端大鉞以合
算一疏結殺人之局着着關通矢矢奇中此阮大鉞傅櫪
結忠賢主謀殺臣父之一案也忠賢疑楊漣疏與間臣父
魏廣微切齒門生宰相四字兩魏同心密計以今日不殺
楊左則大事不成不扭定題目則楊左難殺不先行削奪

廣開招募則殺楊左之人不來殺楊左之計不出於是月
費千金散兩家門役打探動定適矯旨逐趙南星等臣父
顛天草疏叅忠賢廣微交通不法狀遂預借會推削奪而
徐大化楊維垣霍維華等來矣封疆移宮之奇計出矣議
誰發難仍用詔獄之汪文言議誰主獄必須心腹之許顯
純欲逮卽逮欲殺卽殺單辭不必面供對簿不必活口又
恐命難速斷則坐贓毒比勒限時日此魏廣微結忠賢下
手殺臣父之一案也臣父死非其罪諸奸愈不得於心又
相與創立爰書刊布要典口口傾危宮闈而原疏加恩等

語則刪除不載口口株連侍從而救株連等疏則一筆都
勾本是忠君愛國之心誣以亂臣賊子之禍使非天牖其
衷臣家幾無噍類此徐大化楊維垣霍維華賈繼春等結
忠賢加工下石殺臣父之一案也三案昭然而聖明御宇
諸奸心膽墮地與其辨已之非朋殺不若硬坐臣父之當
殺故楊維垣攘參罪樞之績藏殺人之身而大鉞等惟恐
始謀之發力收後勁之功干言萬語題目總是受賄移宮
精神卻在通內皇上試拘大鉞等而問之臣父受廷弼之
賄何以不救廷弼一字移宮陞何官邀何賞通王安做何

事且忠賢殺戮之人何以爲通忠賢之人文言四年三下
詔獄之人何以爲臣父用以通忠賢之人更問大鉞若不
通內同鄉并掃時何獨穩步京堂加銜太僕李魯生倪文
煥之薦何芥相投先帝彌留時之溫旨何途得出周士樸
之陞遷何以停吏垣之手眼何以換若不通內殺人何大
鉞所欲殺者忠賢盡殺忠賢所已殺者大鉞抵死以爲該
殺忠賢之擔誰迫之而使不得不挑優卹之旨誰迫之而
使不得不及中途之疏誰迫之而使不得不爭局於旦夕
前此鉄面剛腸之薦誰迫之而使不得不自爲矛盾此亦

情見乎詞不訊自供矣懇乞皇上下大奮乾剛將主謀之阮大鍼傅樾直窮到底急正典刑更將下手加工下石諸奸用正厥辜元凶得情不誅孤臣百叩不及臣無任哀痛號泣待命之至奉聖旨傅樾阮大鍼已有旨下部看議這奏并看了來說該部知道其三云臣聞罪莫大於殺人法莫嚴於通內况夥瑄助逆不分首從之律又在通內殺人之上此祖宗之法也聖子神孫相傳未改卽諸奸攢殺先臣亦曰紀法則法也者先臣與諸奸之所其也是以伏闕陳情不敢哀籲臣父之慘苦先剖法之當死不當死然後及

致死之人謹將主謀之阮大鍼傅樾下手之魏廣微加工下石之徐大化霍維華楊維垣等緣情核實泣血上請奉聖旨傅樾阮大鍼已有旨下部看議這奏并看了來說該部知道欽此部隨將通內殺人情節細考前後合覈公評削籍覆題奉聖旨是欽此臣思理無兩可法惟一定使部覆而非是也則諸奸所以誣先臣者爲是先臣當付戮死之條臣當坐加等之律旣以阮大鍼授意中人潛胎隱禍爲是矣則授意胎禍當得何罪旣以傅樾挺身應募明作冤魁爲是矣則應募冤魁當得何罪旣以借汪文言爲諸

賢併命之機托傅應星爲內外交通之線爲是矣則文言
當日之罪如彼應星今日之罪如此而借之托之者當得
何罪旣以始不過染指好官究且殺人取媚爲是矣則被
殺者苦極桁楊慘同鬻割而殺人者當得何罪旣不比浮
躁又不類不謹罪犯司寇罰加考功是當年以忠義之性
命博亂賊之功名今復以亂賊之功名抵忠義之性命乎
若云皇仁浩蕩九原如作是旣死之榮遂可了寃死之案
諸奸填命之券竟取償朝廷錄死之符乎且削其官而官
仍在卽無官而家仍在考功之法貪酷者削奪追贓今羣

寃獨人之親孤人之子寡人之妻覆人之廬舍傾人之宗
族而已且親榮妻貴金穴銅林揚揚閭里驕人白日殺人
之報若是豈不痛哉我皇上八柄在懸三尺無私自政府
及百司罔不凜凜豈其誅見在有法而懲已往無法豈其
受賄有法而通內殺人無法况皇上之鋤逆璫而崇優卹
不過曰交結朝臣屠戮忠良豈其褒忠有法而除奸無法
豈其內之通外有法而外之通內無法若曰有抵命之許
顯純在是殺劊子而縱主使也蓋必有線索而始有叅劾
有叅劾而始有逮問有逮問而始有拷掠臣以言官不授

意旨不尋題目雖百顯純先臣必無死法既授意旨又有
題目卽無顯純先臣斷無生理臣非爲顯純求寬也忠賢
有忠賢之罪顯純有顯純之罪大鉞傅樾諸奸有諸奸之
罪且張體乾不殺劉鐸乎何以薛貞終不免許顯純不殺
周順昌李應昇黃尊素周宗建平何以倪文煥曹欽程俱
不免同死異抵同罪異律不惟父冤海底卽忠賢顯純何
以瞑目地下薛貞倪文煥曹欽程又何以俛首獄中哉懇
乞皇上赫然斯怒將阮大鉞傅樾併魏廣微徐大化霍維
華楊維垣等照律定罪立正典刑斬其首以還命併籍其

家以還財庶上伸祖法下快輿情而沉寃之昭雪其小小
者也臣無任哀號待命之至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按三疏俱蒙批荅迺欽定逆案先後卹公如制封少保
猶及見之時戴夫人訟寃疏上朝野傳誦以爲詞嚴義正
慘惻詳明當與楊椒山夫人張氏乞代夫死疏並傳不朽
後因避難金陵遂失其稿至今海內或有存者惜未之見
也

二年己巳

正月崇祀鄉賢祠○按祭文云先生孝友性成忠貞日麗興

西北之水利于東南我疆我里三朝倚命宏東南之教澤
于西北乃文乃武八郡聲騰奏斥權端出一生于萬死疏
還簾坐用夾日而擎天社稷式靈豺狼側目矯逮而黑風
屋折開讀而赤日雨淋黃芝感幽獄之門而挺生白鵲應
絕命之期而同死皎皎明星殞地爍爍長虹亘天凡此關
于運數匪輕所以勵乎風教甚遠聖明御極首勅褒崇錫
贈錫蔭士民有餘恫焉巡撫應天李公俯順輿情仰叩廟
祀欽奉入鄉賢以識不朽嗟乎公不死矣時崇正二年春
王月二十六日也

三月加贈太子少保子三代誥命○按是時南直隸十府禮
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何如寵詹事府協理府事禮部右侍
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葉燦少詹管國子監祭酒孔貞運
右春坊右庶子兼侍讀雷躍龍國子監司業倪嘉善翰林
院脩撰劉若宰簡討閔仲儼庶吉士方拱乾姚思孝戶科
都給事中解學龍兵科給事中陳獻策福建道御史馬如
蛟湖廣道御史劉學詩河南道御史方大任山東道御史
吳姓陝西道御史劉有源李柄四川道御史王相說吏部
稽勲清吏司郎中何應奎戶部江西清吏司郎中吳叔度

廣東清吏司郎中史啓元雲南司主事薛邦瑞禮部儀制
清吏司主事解學夔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方孔炤員外
倪嘉慶主事李化民車駕清吏司主事鮑自新武庫清吏
司主事陳三重刑部廣東清吏司郎中徐之慶工部營繕
清吏司員外徐延宗主事湯一湛中書科中書舍人喬可
聘行人司行人郭建邦李之椿等奏爲兩臣殉國同忠卹
典異同非法謹合詞籲天照例加恩以慰忠魂以對天下
事自逆璫煽禍殺戮雖遍天下然不過自一身一家而止
而最慘最毒無過楊漣左光斗兩人惟讐之極深故報之

極慘頃漣之生平允同鄉科臣之請特加優卹臣等則左
光斗之同鄉也議論定于蓋棺人品莫逃鄉曲敢避同鄉
之嫌諱不以請乎蓋左光斗一生忠孝爲歸名節自好行
已四維必飭居鄉一介不私是以三十載科第十餘年言
官才賄不入私門片紙不投公署數椽數畝風雨不蔽蔬
水僅供其居官則實心實政昭昭耳目如巡城鋤六曹之
積書巡屯興百年之水利督學畿甸鑑空衡平力卻薦儀
冰清玉潔至若憂危慮患剔蠹除奸防人所不及防言人
所不敢言論事必于其大去惡必于其原以故逆璫恨之

如眼釘喉刺必欲拔去后快既謀削奪卽謀逮繫而苦無名則以天日可對之移宮風馬不及之封疆兩案殺之就逮之日天日晝昏桐百姓憤忠賢矯旨上千天怒遂傳檄四門榜書激變光斗以旨從君出雖矯亦真再三哀求乃止入別老親出就檻車空桐之父兄子弟焚香頂禮呼號遮道達數百里無間更密約百餘人裹糧跣足叩闕請命光斗止之曰今日之事非可以口舌爭也我必不生父老無又送死其疏悲惋感憤至今不忍卒讀鎮撫未下先剗同鄉或逐或削或奪或配斷絕聲援然後爲所欲爲百苦

備嘗一詞不屈惟呼皇天后土二祖列宗實鑒臣心收屍之日皮穿骨碎肢解肉潰亦可已矣乃寃魂未入里門孤兒早曩三木父母兄弟族屬親朋敲吸灰燼二萬始充使非按臣楊春茂縣官陳贊化多方營救豈獨左無噍類併桐亦無孑遺矣是光斗與漣同籍同官同矢報國之忠同勵激揚之志忤璫同蒙難同削奪同事詔獄同案捏贓同數拷掠同苦畢命同日且死後追贓同左黨楊黨三楚三吳之株連同自立朝至身死無一事一件之不同聖明御極特加優卹之旨亦未始不同忽于恩典而獨異焉漣于

贈蔭後允科臣請賜祠額矣賜易名賜贍銀伍百兩矣又允同鄉請特恩加等矣光斗雖以僉贈副實以右易左祠諡尙稽贍銀未給輿情終覺鬱鬱蓋逆璫原以讐恨之淺深爲寃慘之輕重使恨楊之意甚於左何不以殺左之意寬於楊昔與同罪今不與同功不惟一時之賞罰不均日後之是非不定卽兩臣相視地下必有愀然不安者懇皇上照楊漣例同仁一視之也更可痛者光斗臨逮時執臣等手曰忠臣不怕死死何憾惟以八十餘歲老父七十八歲病母奄奄牀榻死別生離何以爲情言畢淚如雨下迨

光斗死而雙親一哭死一拖累吐血死頃皇仁浩蕩贈身蔭子而所生受禍之親未蒙涓滴諒亦仁孝所隱痛也大
明會典四品本身及父母皆有一祭光斗原官正與例合
懇皇上照周順昌例准與三代誥命照會典例准與應得
祭典庶死忠正以作孝先君未始遺親所關世道人心非
淺鮮也合詞哀籲臣等無任呼號激切待命之至○又吏
部驗封司郎中徐大相疏請奉旨命給慘死諸臣高攀龍
楊漣左光斗周起元周朝瑞繆昌期魏大中周順昌李應
昇周宗建袁化中黃尊素萬燦夏之令吳裕中等三代誥

命

四月特賜諭祭○按祭文云維崇正二年四月初一日皇帝遣安慶府知府游雲鴻諭祭于原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今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左光斗曰惟爾丹心貫日浩氣成虹文章獨號宗工品格共推砥柱摘華紫署天香襲美露薇執簡蘭臺謬譽齊芳勁草三尺洗百端之冤窟一泓開萬畝之積倉衡文則化雨菁堦薦牘而風清賂穴當先考遺弓之日值皇兄累卵之危抗節移宮甯願先櫻嵎虎伏蒲翦逆遂爾首犯城狐甫懼賜珖之行旋被

緹騎之逮乃七尺立成蓬粉義凜飛霜一門半作孤魂身輕赴網痛贓私之懸坐罄宗黨而莫償遠邇人心孰不結哀思于萬古涕零子舍孰不飲離恨于千行惟朕凝圖亟沛卹忠之典爾子伏闕瀝陳矯殺之冤慘誠動于寰中憤稍紓于泉下易名錄後庶幾死骨留馨崇秩加邊併使餘奸奪魄酌爾靈爽歆此休嘉

中書舍人解經達行詞

六月奉旨發帑委官造墳○按桐城縣奉本府帖文內為欽奉明旨優卹慘死諸臣以彰皇仁以勵臣節事奉工部勘劄前事屯田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咨該本部題原

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今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高攀龍等
卹典緣因奉聖旨這慘死諸臣高攀龍等俱着如議優卹
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查得慘死諸臣業經禮部
擬請特恩加等優卹等因案呈到部知得原任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今贈右副都御史左光斗性生耿介自許忠臣
抗章斥城社之奸危論羅銀鍊之毒就繫不干獄吏瀨氣
稜稜垂死惟籲先君英風凜凜既經禮部題奏恭候命下
本部行移直隸安慶府將合用工料夫匠價銀照依後開
擬定數目行屬派辦徵給喪家自行造葬該府仍委堂上

官一員前去造墳處所依式督理造葬畢日將給過銀兩
數目造冊奏繳仍具數報部查考欽遵施行慘死原任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今贈右副都御史欽贈三品文官該造
墳工料價二百兩夫匠一百名每名出銀一兩共三百兩
該縣卽查有無堪動官銀作何議處逐一查明具文申府
以憑轉詳等因遵依備查前項造葬工料價銀三百兩蒙
本府帖文內云有無堪動官銀議處查得各項錢糧例係
戶房掌行理合移府知會將一應錢糧有無堪動卽速逐
欸查明具文詳府批示以便送與喪家造墳之用此奉明

旨非比泛常不得朦朧含糊回覆須至付者
勅建順天忠祠春秋致祭○按都察院陝西道歷事監生朱
道宏謹奏爲代師鳴冤懇乞聖明旌忠勸直以勵英魂以
廣皇仁事臣聞一日之師猶終身之父故師道所以並天
地君親此宇宙之大綱常人生之大節行未有忘師而可
爲忠臣爲孝子者也臣宗師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
光斗上疏彈奸二十四大罪三十二可斬曲盡言責遭逆
璫魏忠賢誣陷提送北司打問斷指折脛碎尻裂膚苦莫
可狀每拷問一次擊一杖卽大聲一呼皇天后土爲臣盡

忠口口不絕此其勁骨丹心至今都人言之凜然猶有生
氣臣係本院歷事監生于甲子秋場蒙楊左二宗師將歷
事諸生考取一百餘名送場應試臣亦在列此臣之所以
得爲楊左二宗師之桃李也至今秋丁卯諸生復來應試
止見堂位依然不復覩兩宗師之顏色矣相顧悽悲惟掩
泣飲泪而已且時丁魏忠賢生祠之舉在監在部諸生苦
爲億生陸萬齡所迫俱令倒囊捐助惟都察院諸生衆口
一辭咸曰吾輩昔日曾在楊左二師門墻又安忍反面以
事讐人乎是以無分文之捐助甯甘陸萬齡之叱詈耳在

院諸生仍私相語曰異日天意轉旋吾儕當毀奸人之像
叩闕鳴冤以立楊左二先生之位矣奈下第之後諸生俱
各回籍肄業惟臣一人土著京師恭逢聖明御極狐鼠殞
形臣聞直臣耿如杞下獄受刑者已蒙恩赦臣師楊左二
人被死者又安得以復生乎今皇上雖嚴除奸翦佞之條
尤不可乏旌忠勵直之典伏乞皇上將臺基廠魏忠賢所
立之祠改立臣師楊左祠堂或佐以被害諸臣卽如浙杭
西湖岳祠之制此祠雖已奉旨拆毀今業告成較諸祠最
小卽拆變亦無多價况都門內外東有三忠祠內有于少

保祠西有山右三忠祠亦蒙勅建今臣二師冤遭黑獄而
諸臣有被白刃者獨不可叨一祠以表忠直乎蓋此地係
天下臣民共瞻之處且又不動官帑不用民力奪奸佞之
祠宇以賜方正猶沒叛逆之宅第以勞功臣也是亦不費
之惠愈以彰皇上旌忠之典鼓正烈之氣破回邪之膽矣
微臣草茅原不當妄談國事但臣考祖制設監生厯事之
義者猶進士之觀政也或厯銓選或厯禮儀或厯刑名錢
穀况臣在都察院所厯者止言責一事是以弟子爲先生
鳴冤乞請卽袒腹受矢有不敢辭蓋欲不負祖宗作養之

深意也激切陳言無任悚息之至以聞○按天啓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朱具此疏親奉通政使司呂當堂叩奏未蒙封進崇正元年二月復具呈臺垣爲請祠祀師以舒正氣以快忠魂事道宏會在楊左宗師門墻疏中所陳甚悉無容復贅但宏思直臣乃王朝之珍瑞而正氣實後世之楷模丹心旣欲除奸忠魂定爲護國皇恩浩蕩妻子得有優隆臣屈已伸魂魄尙無安妥宏于去冬十一月十七日上疏請祠奈九閩萬里已不得聞于君父爲此轉懇當道宗師鑒宏一掬微忱代爲題請賜祠立像俾帝都之內而有

忠廟嗟我誠不毀之美觀亦萬代之樂事也○時御史袁鯨亦附黨者迫于大義思贖前愆爰請在京城建祠一座以慰忠魂俾楊漣左光斗周順昌黃尊素李應昇等各家子姪追塑遺像於祠中順天府春秋祭享詔曰可

三年庚午

勅建桐邑忠祠春秋致祭○按是時安慶府桐城縣兩學生員朱之正何應珽等爲朝廷公論已明里閭輿情未嘗特懇鑒節昭忠請祠崇祀以襄盛典以翼風化事竊聞有家惟孝爲先孝之褒也必不可壅其澤於上有國惟忠爲重

忠之勵也更不可憾其情於下故褒孝所以祈聞乎天子
而勵忠并宜俯徇夫庶人今贈少保副都御史左光斗丹
衷日麗直節霜凌一差而興西北之水利於東南社稷倚
命再差而普東南之文學於西北化鐸生身拒請青宮方
諸長儒奚啻不衣冠弗見疏還簾座譬猶魏國誠哉扶日
月而行豈期鐵面剛腸止見容於明聖所具忠肝義胆頓
有觸於宵壬問豺狼而張網之輪未埋已見玉階化碧撫
干莫而朱雲之檻旣改僅餘鍾室留丹國人飲恨者三年
竭波不足以洗痛皇仁布敷於一旦飛霜宵化爲流膏日

今錫以蔭錫以贈錫以葬若祭愴焉軫卹九原之氣乃生
追憶哭於庭哭於巷哭於市與途聞爾几筵百姓之心不
死且其天之所憐應爲人之所奉矯逮而黑風屋拆開讀
而赤日雨淋黃芝迎幽獄之門而篤生白鵲應絕命之期
而同死皎皎明星殞地爍爍長虹亘天凡此關於運數者
匪輕所以像其音容者轉切值茲戒嚴之際難教一日乏
睢陽兼逢作覩之時勿令匹夫忘武穆詎下民各有懷於
霜露而當事忍復斬之春秋籲求申詳轉叩九五法施則
祀勤死則祀禦災捍患則祀歷皆已試之成模緯文堪傳

經武堪傳寓兵力農堪傳永協無疆之美報輪奐一新上
之示以作率者嚴則養其忠義之氣視瞻有象下之夙爲
感憤者暢益堅夫愛戴之心將人都逢比而間適之箸可
無籌家盡許張而中外之藩因益固矣正等無任激切懇
祈之至○桐城縣里老約保耆民許可進安崇學方正倫
王希孔金文藻朱之光等爲忠臣廟祀未光斯民直道終
鬱謹合詞叩請俯允建祠以全優卹之典以神風勵之用
事竊惟祀族有定要主爲國爲民匹夫無私政在事亡事
死贈少保副都御史左孝友根天忠貞徹帝竭力以事詩

書任詩書所不任之事瀝血以圖君父荷君父所莫荷之
圖初命而屯政脩阪相躬巡九天澤布再命而學政舉文
經武緯八郡聲騰翦剔權奸半點不寬狐鼠路激揚風紀
一心分破國家憂出萬死以一生用擎天而夾日社稷鼎
重豺狼心寒所以報國之忠都成殺身之禍風霾木折帝
應駭其非常淋雨晴空天想泣其無罪產黃芑於幽獄其
識碧化之因貫白虹於斗牛顯示乘箕之驗精氣旣無微
而不格英靈應曠世以猶存祭葬耀黃麻沉灰頓煥贈蔭
飛丹闕簪履一新皇仁之浩蕩無疆下民之瞻依靡托禱

於神哭於巷送於途搶地呼天昔不能救公於死盟於心
矢於口誓於衆擬神肖像今猶願祀公如生風紀所關不
敢不以棧楸之思仰干仁憲視瞻之寄伏乞卽以褒勵至
意俯洞輿情俎豆輝煌使世欽忠孝之食報匪偶春秋扶
杖自人興直節之舉日可憑萬願攸同九閭遙叩無任懇
切待命之至由是當道據請遵京都建祠例復立祠於鄉
有司春秋祭享如儀焉時董其事者

撫臺曹公

按臺田公

江臺陳公

道尊王公

太守游公

雲鴻邑侯李公口也

四年辛未

崇祀名宦○按是時順天府舉人張永禎王崇簡張廷珮于
之士等謹揭爲直節允昭公論大定懇乞速賜易名肇祀
之典以暢皇恩以扶正氣事竊惟表忠旌直國之大經生
榮死哀臣之完德公論不氓邪說難誣蓋今日之楊左齊
稱卽漢室之杜李方駕忠同揭日事豈殊倫茲者聖明鑒
忠綸綍斯錫都憲楊公已奉有祠諡之命矣若原任都察
院左僉都御史今贈右副都御史左宗師行準禮而後動
事非義則不言定國是于危疑氣疑山岳歸君恩于篤厚

右忠義公年譜 卷下
道備經權潔居絕一介之污剛中有百折之節負炳燭辨
疑之識則膽落奸豪堅鼎鑊不回之心而慄糜肌骨畢生
無憾浩氣恒尊逆璫所以終七年蟄伏卑棲不敢竟若何
者實此嚴氣正性有以陰朽不臣之心蓋未可徒悲其死
而抹殺其功也方其初蒞屯差時當積玩勸農則荒榛盡
闢任地而水利肇興食德之人謳歌滿路繼督學政正已
教人以節義振久曠之羣心以理學定文章之宗旨請謁
衰息而士習允端薦謝革除而私恩攸絕迄今濟濟多士
孰非奉教君子者有此節標千仞道師百世之臣謂宜明

禮肇舉綏茲遶獄之魂揚顯有加昭彼埋泉之血豈可使
易名有待崇祀無聞禎等聞之功在社稷則祀之謚法七
十有二品最先勁直相引而觀于義斯合矣所願勿靳旌
白一時之恩早定忠貞千古之案庶壽張永息節義常明
將價長松梧說因碣活魂依石墨文以人傳昔饒寬旣沒
鄭昌爲之訟寃李謚方終孔璠爲之請謚豈止專門阿好
實出體國公忠在禎等親承型範躬遇明昭能不合詞具
請丐諸當道大人伏乞垂念日月告時瑱珉待爛擷生平
之茂實標後世以芳聲所以追勸成往引掖波流盛世芳

謨莫大乎是爲此具揭須至揭者○國子監舊附監生惠
京張拱英何元震等揭爲聖恩加卹令典宜彰懇乞特請
祀諡以光俎豆以昭簡冊以表忠貞事原任都察院左僉
都御史今贈右副都御史桐城左宗師諱光斗正氣摧邪
嘉猷翼運禍撓璫酸痛受益寃正類無弗酸心直道爲之
短氣茲者伏遇聖明御宇諄諄優卹烈骨猶馨清風彌越
頃蒙直隸巡按監察御史袁鯨追念忠貞大義題建祠祀
都城童叟加欣搢紳生色旣沐俞綸莫容補牘竊惟左宗
師與諸君子慘遭毒手而生平建樹卓於宗社名教有關

從來懿徽殊難殫述若夫在臺而建白犁然佐憲而風紀
肅若董城有摘發之神督屯興耕芸之利猶曰職也自非
醜類疇玷官箴方今太末全明中外洞晰無如移宮一疏
際茲危疑愼諸微漸先帝仁義兼盡情法兩全宮禁以安
國體以協誰實朝陽能調錯節誠一言而不動聲色措宗
社於永奠而昭典禮於日新者也至如京等以試院蒙一
日之知卽以衡文揭千秋之鑑豈徒海罔珠遺識高具眼
門無筭濫操峻冰心已耶慨自邊疆告警越至辛酉屢遭
敗衄都城深風鶴之驚無計綢繆士庶起播遷之想預渡

資藏潛思奔竄奚言錢虜浸及搢紳諸生不願錄科僑童
罔思游泮左宗師謀切苞桑計圖磐石以功名固人心以
戰守策黷序嘗語順天鄉紳曰人心如此國本謂何奚論
寄籍僑居儘足櫻城捍主但廣其額無妨土著可矣故辛
酉癸亥兩案入學比舊增額有差又語諸生曰有文事者
有武備矧當國步多艱安得處堂自晏設有不虞勤王之
師豈異人任故躬爲較射預爲籌兵似此牖戶徬皇實壯
王畿扞衛九鼎比乎如山萬姓因之奠枕是於宗社可不
謂功在徙薪曲突也者以方前賢于忠肅公入贊樞廷受

知黼展出片言而析利害捐百口以定安危豈得專美焉
乃忠肅公亦非都人士也前御史鍾請祠祀都城苾芬迄
今左宗師計密防微視于忠肅公力能回敗功旣攸同左
宗師逆鋒陷正視于忠肅公邪類傾賢禍亦不爽乃不得
比例蒙恩殊爲缺典雖左宗師不有其身就死緹騎甘與
乾坤昭正氣遑恤其後邀馨黍稷必攀聖哲永芳名第卽
此慷慨赴義不屑苟容於權奸清白傳家致起悲號於道
路誠不媿宗社名教之忠良豈僅享名宦鄉賢之血食竊
查文廟兩廡崇祀歷朝論定旣多昭代特簡不少倘得分

片席於左師庶足發幽光於地下俾鄉國膠庠咸仰維新
之聖治苾芬俎豆從此永樹之風聲乃若謚法無私不錮
三品以下殊褒有待必得大賢其人如左宗師盡忠報國
殺身成仁稱天而帝心簡在詢人而輿論僉同允宜昭公
道於尊名錫華袞于既往無俟京等遠引近証以昭三品
而下名實卓犖如左宗師之非妄爲陳乞矣事干祀謚大
典累蒙優卹恩綸伏惟當道大宗師提衡國是藻鑑人倫
悼孤忠而蒙未有之奇宥撫嫩行而責非常之巨典報功
崇德旣于禮允宜祀像易名諒入告恐後京等惟臥碑有

禁于建言不敢叩闕乞天臺毋俾之下抑代爲題請俯以
慰桃李之培實關懿好仰以贊日月之化豈曰阿私冒昧
以陳臨揭不勝悚仄之至謹揭○順天府儒學闈學廩增
附生員李忠言耿有成虞廷佐等謹揭爲純忠本末原明
正學謚祀宜早懇乞大彰公道以扶名教事竊惟國是本
乎人心公論國之元氣順之爲泰爲亨逆之爲剝爲姤若
原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今贈右副都御史左宗師諱光
斗純忠正學國是攸關行已立朝公論久繫定龍御於主
少國疑沈幾遠識拔虎鬚於履霜堅至力大心眞故楊左

之報主後先本出一轍楊左之大節生死渾如一人幸際
聖主當陽遂爾忠魂得雪贈官錄後真同天地至仁從祀
易名實出斯民直道聞當日從容別親慷慨就繫開讀白
日晝晦可見精誠格天登車遍野哀鳴益徵冤慘動地節
取其造士無私冰心藻鑑名宦之入奚辭標舉其大節不
奪殺身成仁孔廟之祀允協夫身騎箕尾何希生後之榮
氣作山河難緩勸忠之典伏乞當道大宗師嘉與純忠維
持正學明其應得之謚祀肖其生平之本來一時清議全
昭萬禩俎豆生色矣爲此激切具揭須至揭者

按公崇祀名宦事畧見廣輿記直隸卷內嗣因神主缺失
雍正七年曾孫左文言任冀州知州據直隸紳士耆民公
呈詳請補設

五年壬申

諭葬於桐城北鄉呂亭驛之松鶴山○先是發帑委官造墳
以公長子伏闕訟冤留滯京師至是年十二月十三日丑
時始以諭葬禮封樹于茲艮山坤向詳載墓誌并神道碑
中

後十餘年追謚忠毅○按刑科給事中李清爲昭代有未表

之三案乞勅部速議早定謚典事臣辦事本科讀皇上所訂記註見天語諄諄舉先師孔子爲言夫孔子素王也尙以春秋一書定二百餘年彰瘡况謚一事實關二百餘年未結之勸懲而久曠於聖明在御之時乎臣約畧有三端則開國靖難慘死宜急與定謚者矣開國靖難二條不錄慘死一案正德之蔣欽陸震等天啓之左光斗黃尊素等皆撐持世運之鎖鑰也撩虎牙者固封章可採尸犴穴者亦姓名可稽而袞褒未備何處可尋馬鬣芝蘭半薙誰人爲乞龍章此弔古愴今者輿感於蠹簡零編荒烟斷壠而欲代爲呼

額也伏乞勅下禮部將三案諸臣臚列大概刻期上聞而去取予奪則聽聖裁又禮部疏題謚典五年一舉今自特賜外不無久停卽如逆璫一案諸臣慘死者甚多而得謚者止高攀龍楊漣魏大中周順昌四人無庸議外其未得謚者則尙有左光斗李應昇周宗建等九人今恭繹明綸仰見當時慘死多人若左光斗等正在皇上垂憐洞鑒中謹將諸臣本末開列上請一體加恩易名云云奉旨易名大典宜核公評所列慘死各官卽着該部會同詹翰儒臣察明觸奸本末章疏實據及本官生平品行是否允愜逐

一核議具奏隨會議具覆奉旨依議予諡○按明史云明
莊烈帝卽位誅逆黨定逆案卹慘死諸忠臣贈官錄後詔
悉予諡而是時姚希孟以詞臣持物論雅不善左光斗周
宗建力尼之遂并繆昌期及周起元李應昇黃尊素周朝
瑞袁化中顧大章皆不獲諡福王時始諡忠毅

國朝郵典

世祖章皇帝

順治元年欽奉

恩詔有司春秋祠祀

聖祖仁皇帝

褒綸 另刊

世宗憲皇帝

雍正元年

勅建忠孝祠於學宮有司春秋致祭○本年十月

禮部為欽奉

恩詔事設立祠宇應行令順天府奉天府直隸各省府州縣衛
建忠義孝弟之祠于學宮之內祠門內立石碑一通將前
後忠義孝弟之人刊刻姓氏於其上已故者設牌位于祠
中每年春秋二次致祭直省交與各府州縣衛守土官其
建立祠宇牌坊銀兩各省府州縣衛動用正項錢糧脩造
仍報工部奏銷令各所在有司不時脩葺以仰副
皇上獎勸名教至意等因于本年十月初八日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

雍正三年曾孫左文言引

見跪聆

聖諭左光斗奏疏議論正大嗣左文高左宰左世壽左興左鵬
等節次引

見仰荷

天恩錄用顧問宗派

溫語褒嘉彙有紀恩錄另刊

雍正七年奉

旨動用本省存公銀兩委員脩葺祠墓○本年三月初十日欽

奉

上諭自古帝王皆有功德于民雖世代久遠而敬禮崇奉之心不當弛懈其陵寢所在乃神所憑依尤當加意防衛勿使褻慢至于往聖先賢名臣忠烈芳型永作楷模正氣長留天壤其祠宇塋墓亦當恭敬守護以申仰止之忱着各省督撫轉飭各屬將境內所有古昔陵寢祠墓勤加巡視防護稽查務令嚴肅潔淨以展誠恪若有應行修葺之處着動本省公銀委員料理嗣後着于每年年底令該地方官將防護無誤之處結報督撫造冊轉報工部彙齊奏聞倘

所報不實一經發覺定將該督撫及地方官分別議處等因欽遵在案

乾隆三年

禮部爲欽奉

上諭事請將左光斗元孫左裔給與衣頂在籍奉

祀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

跋

年譜何爲而作也譜其立德立功立言以垂不朽也然賢喆之
生關乎世運則觀其道之行與不行而人材之消長國祚之盛
衰皆於是乎可考矣先大王父忠毅公生於前萬曆之乙亥卒
于天啓之乙丑得年五十一計通籍以後歷仕在朝者纔十七
年耳巡屯則興水田永賴之利視學則收文武將相之才諸凡
職分所當爲無不鞠躬盡瘁而爲之其受顧命也首撤垂簾夾
輔冲主自立臺以至秉憲唯以進賢退不肖爲根本而尤加意
於吏兵二部用人之人蓋生平以伊呂自期以堯舜君民爲志

所謂中心安仁者也昔孔子論人重於言仁故曰忠曰清曰直一字之褒榮於華袞而卒不輕許其仁獨于比干之諫而死則急以仁稱之謂其忠清正直之純備者無私心而當於理也先忠毅浩然之氣上與比干爭烈設以孔子遇之有不與三仁並稱者乎雖然道之行與不行莫非命也當熹宗之世國勢而日頹矣使先忠毅與諸君子尚在匡扶之明德雖衰奚患不能振興哉乃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實爲之又何怨焉宰謹摭家乘所錄稽之史書參以祖若父之傳聞及同難諸公之遺集網羅放失著爲年譜一編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至于

奏疏詩文既有專集是編不必重載第舉其一二大者著於篇以備尙論之采擇云

大清乾隆己未正月甲子曾孫左宰薰沐敬跋

道
 光
 丙
 午
 校
 刊
 忠
 毅
 公
 全
 集
 既
 成
 於
 吳
 市
 中
 得
 公
 年
 譜
 上
 卷
 而
 軼
 其
 半
 藏
 諸
 行
 笥
 已
 三
 年
 矣
 戊
 申
 冬
 僑
 寓
 揚
 州
 吾
 鄉
 童
 石
 塘
 太
 守
 出
 所
 藏
 年
 譜
 上
 下
 卷
 見
 示
 讀
 跋
 語
 知
 為
 乾
 隆
 初
 年
 公
 曾
 孫
 名
 宰
 者
 所
 輯
 今
 閱
 百
 有
 十
 歲
 棗
 梨
 已
 不
 知
 散
 落
 何
 所
 因
 借
 鈔
 付
 梓
 附
 全
 集
 後
 惜
 原
 本
 字
 多
 訛
 謬
 可
 意
 會
 者
 詳
 加
 校
 正
 疑
 者
 仍
 之
 已
 酉
 冬
 十
 一
 月
 日
 長
 至
 輝
 春
 謹
 跋

跋

道
 光
 丙
 午
 校
 刊
 忠
 毅
 公
 全
 集
 既
 成
 於
 吳
 市
 中
 得
 公
 年
 譜
 上
 卷
 而
 軼
 其
 半
 藏
 諸
 行
 笥
 已
 三
 年
 矣
 戊
 申
 冬
 僑
 寓
 揚
 州
 吾
 鄉
 童
 石
 塘
 太
 守
 出
 所
 藏
 年
 譜
 上
 下
 卷
 見
 示
 讀
 跋
 語
 知
 為
 乾
 隆
 初
 年
 公
 曾
 孫
 名
 宰
 者
 所
 輯
 今
 閱
 百
 有
 十
 歲
 棗
 梨
 已
 不
 知
 散
 落
 何
 所
 因
 借
 鈔
 付
 梓
 附
 全
 集
 後
 惜
 原
 本
 字
 多
 訛
 謬
 可
 意
 會
 者
 詳
 加
 校
 正
 疑
 者
 仍
 之
 已
 酉
 冬
 十
 一
 月
 日
 長
 至
 輝
 春
 謹
 跋



維揚磚街青蓮
 巷內柏華陸刻

丙子十一月廿日長至對春題如

桐全變對制風本室遂痛瀾而意會香精賦對五張善改之曰

年香而華今閱百餘十數遺樂已不暇辨而因對於燈前

平山知故年費士不餘泉示題如爾朕各漢朝以平公自新

上三平其交傳各漢朝以平公自新

公在漢朝以平公自新

一

四

